

121
老

子

通

張純一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6949B

張純一著

老子

通

釋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道一而已。一切德教政藝無不通。所不通者，人智有限，於所熟習者，恆知其一不知其二，於所未習者，竟一無所知，不通甚已。聞世聖賢輩出，所知較凡愚多甚，而有一問未達者，卽其推行不能盡通者亦甚多。以其所知，仍多偏而未徧故。故非等覺因圓，妙覺果滿之諸佛，未能言正徧知也。吾國道墨儒三家，老莊孔墨四聖，遙承黃帝堯舜禹文之心傳，見道真諦，卓絕終古，餘子無能及者，其於道也幾乎無不通。老子曰道、曰常、曰一、曰真、曰樸、曰微妙玄通。莊子曰大宗師、曰天地精神（天下）、曰純素（刻意）、曰道通爲一（齊物論）、曰同於大通（大宗師）。孔子曰太極、曰元、曰一、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墨子通萬別爲一兼，通亡去於無變，通衆世於寡世，通尙世後世於今之世，通人於我，通死於生，皆卽外是內而不二，通於釋氏之唯一真心，至周洽也。然究未若釋氏以唯一真心，攝盡三千大千世界，又細入微塵而無間，總無量無邊有情無情於一心，無內無外爲通之至也。故知老莊孔墨，皆大通乎道，而猶有未能盡通者也，得毋待於內典以圓通之乎。或有不滿吾言者，試問佛典所謂天眼通，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漏盡通諸造詣，除道藏書偶見欠精析外，儒墨二家書曾一見否。又如佛典所謂三界九地二十八天之行境，華嚴行者五十二位之修證，道墨儒三家書曾一見

否。然則道墨儒三家，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道，有所未通者多矣。四庫全書，多屬皮膚之見，未見及肉，追云骨髓，真不值精佛理者一顧。施教者不知盡性以壽世，則道德不透宗。從政者不能盡性以壽世，則治平無定準，烏可諱疾而忌醫耶。漢儒見道不廣，獨尊一孔，苟簡自畫，無出世想，陋已。經學博士，品德多不高尙，可證漢儒發揮經義，有裨世道功不可沒。宋儒更攻擊佛老爲異端，皆從孟子非墨兼愛，皆井蛙之見，不知性海無邊本無不通也。宋儒勵行敷教能正人心功亦甚大。嗚呼，何儒家工於塞者之多也。祇一萬仞宮牆，遮斷無邊道岸，假令宮牆高僅十仞，當可多見天日也。二千年來教者盲導，學者盲從，吾甚哀之。今讀老子有動於中，姑卽其學之本通於佛儒墨耶，而先哲未爲之通者而盡通之，名曰老子通釋。歸本於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四十三章），此與釋氏語言，道斷，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尙謂未嘗道着一字者通。與孔子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繫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繫上），物不可窮，以未濟終（序卦）通。與墨子經下是是與是同，說在不文通。與莊子齊物論曰大道不稱，大辨不言，知北游篇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孰知不知之知通。此皆第一勝義空也。苟通乎此，縱有工於茅塞自心之孟子荀子再世，亦塞之無可塞也。彼以學宗程朱鳴高者，其酣夢亦可以醒矣。庶幾未來學者，知不聾盲，性光無夜。朗慧日於昏衢，登羣生於黜路。妙滿一心源，壽貞十法界，福樂永無疆矣。

孟子固當時大賢，然以依傍孔子門戶而見尊，在周秦諸子中非上選，不足與解齊於老之味。

子並論。非墨兼愛，未見道之大全。不知性之第一義，故云性善；而言政當仁義，雖不及無爲之至治，亦衰世衆生所宜尊也。荀子疵類更多於孟，不贅。

儒者詆毀墨子，則一切內明精妙性理，無由得知，決不勇於救世。並一切考證學、遠邇文字學、名學、光學、聲學、力學、物理學、物質不滅說、幾何學、算學、微積分、測量學、地圓說、地心不動說、望遠鏡、射遠儀、飛機原理、經濟學、貨幣論、價值論、民約論、政治學、種種微妙哲理物理，足以正德利用厚生者，無人廣續昌明，可爲痛心。

排斥佛老，無由明見真常自性，生時熱惱多而年不永，死後貪瞋癡闇感應途多，出苦無期，奈何奈何。

遠西哲學家著述之秀者，等於秦漢諸子，而見性無出耶教上者。耶教間有勝義，堪與老莊孔墨四聖並駕，亦稍有上追及佛者。惜其義多半而未滿，又混雜荒謬處多，適成天魔外道，破壞世出世法，摧殘東亞文化，戕賊信衆性靈，誤盡天下蒼生，殊可哀憫。余嘗據佛道墨儒教義，著改造耶教書八種，惜無真知通人可告語者，深山藏之。

近人治哲學者，競尙歐風，往往以凡夫似比量之眼光，讀往聖真現軍書，移東就西，牽扯附會，未免毀勝爲劣。例如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謂「老子創爲一種革命的政治哲學，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所以他主張『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這是極端的破壞主義，是毀壞

一切文物制度。」不知老子破矯揉造作之偽，所以顯清靜無爲之真，正是復古的高尙建設。胡君又謂「老子無爲，是主張極端放任無爲的政策，如十八世紀英法經濟學者，又如斯賓塞的政策學說，都以爲既有了無爲又無不爲的天道，又何必要政府來干涉人民的舉動。」不知老子之無爲，是純正哲學，攝世間法於出世法，融出世法於世間法，不得專以世間粗淺放任政治論。無爲正義，是妙湛真心，周遍法界，如如不動。又如易繫上云，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陰符經云，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墨子法儀篇云，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皆可爲無爲之義，無爲無不爲之確話。姑引申之，是無我見之爲，無私意之爲，無不平等之爲，毫無僞飾之爲，無敢擾民之爲。非常莊嚴，清靜爲天下正（四十五章）。生而不有，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執大衆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的（三十五章）。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子稱其無爲而治，是已。故知胡君說老，未免厚誣古人，遺誤來者，時人踵而效之尤滋多矣。余常謂注書人之識，必優於著書人，如不害著書人。注者，識與著者等，著者減其半德。注者識劣於著者，著者受害多矣。惟莊子見道真諦，故能發老子所未發。墨子亦然。均通明空理故。佛理優勝於老，故必精通佛學者，蓋知老子之玄妙，亦知其有久圓了處。如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墮於無因。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須作法爾解，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爲得。曰無死地，未若明言本無生爲了義也。雖然，是皆不足爲老子病，老子未言道，先破執，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道不可言，言則有漏也。今爲通釋，說明老子玄理在在與佛法通，

開拓學子萬古心胸，俾不拘守一家一先生言，以自縛於生死，志趣自爾高超，知見自爾真切遠到，然後可以讀老子之書，通老子之志：老子當以我爲知言。佛門弟子，通知佛祖真心無限者，敢於訶佛罵祖，皆佛祖所嘉許也。希臘亞里士多德常反對其師柏拉圖說，或詰之，答曰，吾愛吾師柏拉圖，吾愛真理更甚於吾師，可謂當仁不讓於師矣。

老子舊注甚多，非精通佛理者，其注不足觀。近蔣錫昌老子校詁，搜羅甚富，校文可採，而詁誤者多不可泛。何以從，老子真俗雙融，深入無淺語，解者識淺不足以知深，例如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文約義豐。姚鼐馬敘倫奚侗皆言文有脫誤，皆以儒者知見解老，安得不冤殺老子。

顧炎武唐韻正、姚文田古音譜、江有誥先秦韻讀，均載老子音韻，宜檢讀。

今敢正告讀老子者，老子學理精闢，在吾國除陰符經、管子心術、內業白心、莊子、墨經、列子中勝義外，無能比者。以視佛學之圓密，生死無衆生之異同，因果無三世之轉易，起惑之緣不具，證真之境不詳，玄德未盡攝於一心，無爲未妙滿於等覺，有遜色也。多讀內典自知之。

孔子刪訂詩書，功過參半，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帝嚳、玄德、淵微、足爲萬世法也。逸詩可誦者多也。太史公史首黃帝，識優於孔，不載伏羲神農，亦疏陋也。本墨家言，謂儒博而寡要，允已。雖宗道家，所得膚淺，謂申韓之學，本於黃老，謬甚。黃帝師廣成子，學有成

就，證神境通，未必漏盡。道家祖之，足以昭示後世。史著政績之粗，不彰德行之妙，以薦紳先生難言故。詎知薦紳先生聾盲之知，聞道大笑，奚足怪耶。自來曲高者和寡，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竟爲拙工廢棄繩墨，愼已。四庫全書，甲經乙史丙子，不知老莊墨子勝義，優於經者不少，竟列史後，母乃小智而大迷，止阻學者精進。二千年來學者心靈，桎梏於儒。世喪道，道喪世，世與道交相喪，人不人矣。今且江河日下，求爲儒者而不得，歐風蕩，亞化滅，哀哉。竊願讀老子者，上求佛化以完其神理。自覺覺他，普度盡未來際無盡衆生，盡復於自心本真無量壽光之初，幸甚。嗟乎，無上正等覺道，甚難聞也，能盡通乎。竊願與精通老莊墨學者，一言佛法以爲歸。

老子通釋

緒論

(一) 老子之略歷

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者（鄭康成以爲壽考之稱），楚苦縣屬鄉曲里人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屬楚，地理志實屬淮陽郡），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正義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王念孫說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示人生無常），獨其言在耳（明不言之教天下希及之），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無知無欲，是外身以存身之道），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我見熾然，害本清淨法身）。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耶（龍喻道妙不可思議）。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修道養壽，隱君子也，世之學老子者則緹儒學，儒學亦緹老子（老學出世，儒學入世，道本相成，淺人互相緹，世風所以日下也）。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二）周秦諸子道儒墨三家居重要地位

吾國道學昌明，周季爲最，百家叢起，各樹一幟，而居世間重要地位者，莫如道儒墨三家，陰陽家名家之學理，道儒墨三家所互攝也。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墨子曰，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道家以道常無名，一切美善有無生死等名，皆非無狀之狀，故尙無名。孔子正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著春秋。且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故稱名教。墨子兼以正別，故以名舉實著辯經，分析名相，又遺除名相，能立能破，合道儒而一之，名學成家矣。法家明分職不相踰越，雖三家所不重，亦足以濟道德之窮。農家縱橫家雜家之說又次之，故太史公不較及，至兵家技巧家小說家言又次之，故劉向亦不列入九流也。

(三) 道儒墨三家南北俱異派

道家以出世間法，引導世間之淨行，爲南方之學者，老子爲首，莊子副之。儒家注重世間法，間亦回向出世法，爲北方之學者，孔子爲首。墨家治南北二派於一爐，墨道徧於南北，墨子爲首。三家皆遙承積古道法大備之祕傳，務以道之眞治其身者也，而致用於出世人世之途，則本同而差異，皆以人必有眞知識，而後有眞道德，有眞道德，而後有眞事功也。

(四) 老學之淵源

(1) 黃帝

道家以黃帝爲祖。列子天瑞篇，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是老子書第六章之所本。

莊子知北游篇，黃帝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此老子書五十六章四十三章三十八章四十八章所引用也，又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此老子書五十章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所從出也。

陰符經，黃帝撰，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老子三十四章云，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八十一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其旨一也。墨子法儀篇曰，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論語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義同。

又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老子五章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言萬物生滅義同。又曰（禽之制在炁，是老子十章專氣致柔之本。

呂氏春秋，去私篇云，黃帝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食禁重。老子十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無異致也，自來黃老並稱，允已。

(2) 堯舜

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嚳既執中而徧天下，堯承其傳，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以傳舜，舜以傳禹，儒家稱爲十六字心傳。荀子解蔽篇，稱爲道經之言。老子五章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莊子齊物論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同一中庸之旨，墨子經說下云，中央，旁也，破邊執，並破中執，道更進矣。

書舜典，堯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此內典所謂金剛三昧，楞嚴大定境界，非塵寰聖賢所能進步，是唐虞無爲邗治之大本，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者在此。儒家祖述堯舜，惜僅

得其政迹之粗也。莊子田子方篇云，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得其旨矣。老子五十章云，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刀，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兕虎甲兵與烈風雷雨異，而不動於中，以靜勝之，一也。

史記商君傳，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此老子以柔勝剛，以屈爲伸之本。

(3) 大禹

禹王天下色尚黑，禮記檀弓上云，夏后氏尚黑，老子二十八章云，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墨家宗之。

書禹貢，禹錫玄圭。老子十五章云，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六十五章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此表著內聖外王，不德之上德。後世倒黑爲白，尚霸術者當知非矣。

書大禹謨——舜懋禹德，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老子二十二章云，不自見（無我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六十六章亦云，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老子十六章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七十九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七十三章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之本。

孟子曰，禹疏九河，淪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潔而注之江，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滕文上）。又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離婁下）。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論語泰伯），慈矣。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同上），儉矣。老子六十七章云，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敢爲天下先，即是不矜不伐不爭，故能成大器，爲天下長。

淮南子精神訓，禹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龍乃逃去。呂氏春秋知分篇曰，禹達乎生死之分。文子符言篇，亦有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之文。

（4）文王

詩大雅皇矣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此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二十章），無知無欲（三章），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三十三章）之本，道在冥契眞常，不起虛妄分別也。

（5）管子書

管子之書，大都傳其學者綴輯，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皆道家言。如「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與老子三十四章云大道汜兮，其可左右，四十七章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十四章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同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義並同。曰心安

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與三十七章云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五十七章云，我好靜而民自正，義同。日極則仄，月滿則虧，義與九章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十五章云，保此道者不欲盈同。「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義與二十二章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同。「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祀，」義與四十三章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同。恬愉無爲，去知與故，「動則失位，靜乃自得」等等，與五千言神理，在在符合。當是道家流傳舊典，老子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者也。而篇名心術白心，與釋氏所謂萬法唯心同，內業取義，又與內明內典同。見道透徹，能攝無盡道德於一心，猶勝老莊一籌，惟陳義總不及佛法妙滿耳。

老子爲周守藏室史，所見極博，故書多稱古，發揮眞常妙道，舍釋典外，無能加乎其卜者。

老學之流別，約爲分敍總結二說：
分敍眞歸有二，拔生死根，明因果律。

（一）拔生死根

衆生本無凡聖，同具死而不亡之壽，而生死所以不了者，知與欲爲厲階也，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三章）。拔除生死根本，無知者，無世俗幻妄之知，卽是無癡，無欲者，無貪

愛，無貪愛卽攝無瞋，釋氏謂貪瞋癡爲三毒，義較精析，此亦可通，惜乎凡愚無真知，「大患有身」(十三章)，以不能外身，通道爲一，故滿腹知見，馳求聲色貨利，而貪欲無厭時，遇有礙於貪者，則瞋恚殺害心生，人貌而虎狼餓鬼行，因業感報，「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賈誼鵬鳥賦忽然爲人化爲異物)，殊可哀也。本無生死，因知多故，而欲從之，生死宛然，苟能無知無欲，居塵出塵，則得無生法忍，生時可享大年，死後定得無量壽矣。綜此流別，孔墨莊三。

(1) 孔子

孔子爛世間法，出世妙理薄弱，然曾受學於老，亦知神識不滅。易繫傳上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了知死不二也。精氣爲物，就胎生卵生衆言，遊魂爲變。就溼生化生衆言，鬼神情狀。就衆生中陰身言，原始反終，輪回宛然。顧何以入輪回，何以出輪回，未能詳宣，是其短也。說苑辨物篇，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孝子順生，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也，死徐自知之，語涉圓滑。若依內典勝義說，則言有知，恐落常見，言無知，恐落斷見，故以非常非斷示之。論語先進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馬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言未能盡性以盡人道，妄求鬼神呵護，鬼神不許也。現生之命，卽前生之報。未死之因，卽死後之果。里仁篇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人生唯

有一死，設死而不得其正，悔無及矣，奈何，是其爲道必起乎生死之外，有死而不亡者存，試問道相奚若，文不明言，是其短也。今爲說明，世間凡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難免分段生死，生死便無了時，苦矣。欲無死，須無生，道果奚若，無知無欲是已，孔子知之，故「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子罕篇文從史記）「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易繫上）無意者，無恆審思量也。無必者，無妄起分別也。說文，必分極也。無固者，無我執法執也。無我者，無人我法我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則「致虛極守靜篤」（老子十六章）。無知無欲，契無生矣，無生自無死矣。

（2）墨子

墨子具出世之妙理，現入世之勝行，其道不怒優於儒，惜儒者識淺，不足以知深，嫉之措之，而墨道衰，可慨也。墨經上云：「平，知無欲惡也，」言世人知多，欲惡盪胸，失其正定，昧於平等真心，故致夢多，生死難了，惟真人而後有真知（莊子大宗師）。能向無愛憎處薦取本來，則平等性智現前，外緣無從動於中，無知無欲，無生死矣。故大取篇曰「死生利若，無擇也，」言果利天下，死生無擇，以人有死而不亡者存，「死生無變於己」（莊子齊物篇），外其身而身存（老子七章），能忘其粗色身，施捨之以利天下，而其淨妙身自在。所謂神武不殺也。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耶穌曰，「祇能殺身體不能殺靈魂者勿懼，」義同。

(3) 莊子

莊子特於五濁惡世，現出世清淨身。欲率天下共出塵纏之苦，與老子同一妙行。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以死生爲一條（德充符），是真能無知者也。則陽篇曰，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荏葦，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癩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言欲惡之戕性甚矣。逍遙遊篇曰，「至人無已，」故莊子「外於心知」（人間世），而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信能「與天地精神往來，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天下），誠老子之同調也。

(二) 明因果律又二

世間因果

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九說苑引老子曰，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本經十六章云，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言異常之道，湛寂光明，無不言利，若茫無所知，遂妄造作，是猶沉水入火，自取滅亡（陰符經）也。七十三章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明因果律嚴，使人不敢不止惡修善也。

出世因果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歸

根復命，則體露真常，心光空明矣，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乃天道，道乃久，身不殆。真常道妙，量等虛空。具真知者，心包太虛，無所不容。至公無我，天下無不歸往。德如天無私覆。是其爲道，終古不變。壽光無量，明貞日月矣。自來傳薪火者，亦惟孔子墨子莊子而已。

(1) 孔子

世間因果

易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繫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勿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出世因果

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致虛極，守靜篤，證真常之大驗，明聖人與天道，無異致也。

(2) 墨子

世間因果

法儀篇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昔之聖士，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其利人多，故天福之，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是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

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隊失其國家，身死爲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是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出世因果

尙賢中篇曰，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埶固以脩久，總乎天地，亦致虛極，守靜篤，明顯異常之妙用也。

(3) 莊子

世間因果

齊物論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庚桑楚曰，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殊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殊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出世因果

莊子以大宗師詮表眞常之道曰，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六極之上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莫知其始，莫知其終，隱顯一寂靜無爲也。天道篇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以此處上，帝王天下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萬物服。聖人涵育無盡衆生於一心而永其壽，豈惟一己沒身不殆而已哉。

總結二

(一) 總孔墨莊結論

上二要旨，一切教義政理莫能外。外之則僞道僞德，假仁假義遍天下，天下大亂矣。孔子得之，爲世間素王，傳曾子一貫，傳子夏五至三無（小戴記孔子閒居），學不厭，教不倦，門下士稱其賢於堯舜（孟子公孫丑上），詎不信歟！墨子得之，爲卽世出世大聖人，卽釋氏之菩薩摩訶薩，了知無不必待有，有不可以去無。呂氏春秋疑似篇云，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大取篇曰，天下人能空盡天下人相，爲一無我之我，明俱一之唯是，故有道相教，有力相勞，有財相分。徧南北學者宗之，種種科學，亦極昌明。有裨世道大矣，奈何末世衆生不堪任，惜哉。莊子得之，獨往獨來，獨標出世高風，空盡羣實，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在宥），清靜爲天下正（老子），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德充符），俾各安其性命之正，以長生（繕性篇云，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駢拇篇云，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故不屑以治天下感其心，其德甚真（應帝王），乃儒者固於一孔之天，不知推崇，且排斥之，誤甚。孔子墨子莊子，皆承老學之正傳，體一而用異，莊子爲根本智，以平等捨心勝，孔子爲後得智，以慈悲心勝。墨

子勇於救世，爲根本後得雙融智，以平等深心無量慈悲勝，三者互相成，不相礙也。

(二) 總老莊孔墨結論

道窮要妙，老子開先，孔墨繼武，莊子殿最，老子清靜無爲，抱一爲天下式，孔子由禮道貫於一，蔚爲儒宗。墨子魯人，類之楚，得其慈儉，兼愛節用，異而俱於之一。莊子生長之鄉，鄰近老子，道通爲一，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遊於物初，能弘無用之用。老子出世之雄，一切有爲，悉屬無爲，遊於無名之始，逍遙之至者也。孔子本無爲以入世，一切有爲，皆不住無爲之無爲，遊於天下之動而貞天一，於不逍遙得逍遙者也。墨子以出世之玄鑒，成入世之妙行，卽無爲現有爲，凡有爲皆無爲，遊於無窮之兼，務普逍遙於不逍遙者也。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比肩老子，遊於無何有之鄉，常逍遙於無盡逍遙中者也，皆務理其性命之情而利於貞，以清靜天下，使無不遊於逍遙之天，固殊途而同歸。逍遙云者，自由平等之極致，非離形去智，無我無人，無欲無惡，無由而至者也。道儒墨皆以內聖上德，而外爲帝王。道墨亮節高蹈，且薄帝王而不爲，道優於儒矣。要之三家鼎峙，不可偏廢，偏廢則偏重，偏重則道不全，爲教爲政，光彩不發皇矣。老子爲繼往聖，開來學，承先啓後之一人。嗚呼，世間長夜，佛法慧日空明，老子秋空清涼月也。

附論韓非子

韓非子解老喻老，可資研尋，不可謂其真知老也，彼以俗事說勝義，不了無爲妙理故。史記

韓非列傳，太史公以非刑名法術之學，本於黃老，又言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謬甚。道家尙無爲，奚容淫法，況極慘礪少恩乎。太史公殊不知道，韓非順應時宜，意主學法爲治法，成立後舉國遵守。有度篇曰，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義本管子，具見法治精神足以濟道德之窮，未可非也，而蔑視仁義，罪不可恕，主張君主獨裁，務以詭譎伎倆制伏臣下，烏足與言治道。韓非世俗知多，故爲說難，其死於秦不得自脫者，如愛臣篇曰，臣擅行令則主失制。二柄篇曰，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楊權篇曰，主上不神（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下將有因，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孤憤篇曰，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姦劫弑臣篇曰，擅主之臣爲姦利以蔽人主。人主篇曰，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是皆反乎。眞常無爲，最招李斯之忌者也，故斯害之，使人遺藥殺之，實非自取咎也。非之學本於荀卿，絕無出世理想，與黃老背馳，仁義爲老子所不道，非一市井之傑，並不知有仁義，識更劣於荀卿，不足入於孔子之門，安能攀附老子，不清不虛，烏足以解老喻老，宜屏諸老子門外也。

老子通釋上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司馬光王安石以有無斷句）。

老子以道體眞常，如如不動，隨緣赴感，無不周徧。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不可思議，不可名言。恐人執著名相，不能會通而害道。故將立言，先破執著，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釋氏所謂語言道斷，義同。然不得不以觀照般若，用文字般若，顯實相般若。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以道大無外，其小無內，量等虛空。當未有天地之始，一無所有，何有於名。乃因緣假合，忽而有天，尙無天名。又忽而有地，尙無地名。然不得不對此一大積氣，內外無際者，就其在顛，強名爲天。義已擇一而漏萬矣。又不得不對此一大塊土，厚載山嶽河海者，強名爲地，以一元不分，輕清屬陽者爲天，重濁屬陰者爲地，萬物所陳列也。又以土爲陰，陰數二，土以厚重爲德，能吐生萬物也。萬物似由有名之天地生，實非由有名之天地生，而由未有天地之始，

無可爲名之道假天地以生。故以無名之道，爲天地之始，以有名之天地，爲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兩欲字屬上讀或屬下讀，均嫌贅，直是衍文，刪去，則義暢適，文亦整鍊。無者，凡夫肉眼不能見之妙有。周徧法界，無始無終，真空法性也。有者，依真妄現一切境界也。無爲有之總體，有乃無之別相。無爲有之精神，有乃無之糟魄。文雖有無對待，義實無重於有。觀其無名先於有名，無名領域亦大於有名。顯見有名不能詮表此常，故常常之無時，全能見其微妙諦理。及常常之現而爲有時，僅能見其渺小邊際。微塵以內，決無無無之有。三千大千世界以外，尚有無量無邊無有之無，從知無可以無有而自無。有不可以無「無」而自有。墨子經下云，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常然。得其旨矣。故認得無真，自認得常真。此無有二義，即大乘起信論、心真如門，心生滅門，心即是常也。抑知老子言道，頗與法相宗同。法相宗妙諦，以剖析名相始，使人了知本體，尤以遣除名相終，使人親證本體。此章在在因名遣名，見得此道之名以及天地萬物有無異同等等之名，均非常名，於是恆無變易相續不斷的眞常，便顯而易見矣。其善破偏有偏空之執著，而立非有非無之法性中道，宛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可謂妙極。諦觀此章，又極似三論宗。兩非常字，所以形容一個常字，非常便是斷，顯然無名是常，有名是斷，有無相生，具見不常不斷義。常無即是不生滅，常有即是生滅，生滅必始終於不生滅，即妙即微，深觀非二，具足不生不滅義。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同卽是一，異卽是多，多從一出，一一必具同相異相，又見不一不異義。衆妙出於一玄，旣出必復入，旣入必復出，則有門等於無門，又卽不來不去義。此知五千言，卽是此土甚深微妙的佛法，此全書之總綱也。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

勝義空中，本無美惡，善與不善等分別以真美不美，有美卽非真美。至善無善，有善卽非至善故。世衆未聞此義，而有美惡，善與不善之差異，去真諦甚遠，美不爲美，善不爲善矣。雖然，設皆知美而不以爲美，皆知善而不以爲善，攝俗入真，卽是世俗真如勝義，「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也（維摩詰經）。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一切有形無形，有情無情，因緣假合以相生，遂有一切遠離真際對待無實如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等等假名紛陳矣。於是一切有爲之事相言教遍天下，而生民追逐聲色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無常之幻妄，甚多甚多，不堪名狀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是以聖人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本無造作，而含德用廣大淵微，現

身清靜，顯無言之至言。示衆眞常，明可道之非道。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住於無爲，而無不爲。萬行門中，不捨一法。生育萬物，以厚民生，而無生成之心。使斯民皆如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鼓腹而歌，曰帝力於我何有哉？

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如大禹治水功成，不自滿假，不矜不伐。舜懋其德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以功高萬世，不自居功。吾國稱禹域也。

三章

不尙賢，使民不爭。

不尙失德假仁義盜虛聲之賢，使民心清虛與世無爭也。亦不尙偁偁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之賢，以其亂人之性，乖乎純素之眞也（本莊子天道）。夫民有常性，萬物羣生，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鑿鑿爲仁，蹉跎爲義，壇漫爲樂，摘僻爲禮，而道德殘廢（本莊子馬蹄）。民心不感於其德矣（本莊子駢拇）。夫民性同具至德，無賢無不賢。無賢可尙，尙已。若以有賢可尙而尙賢，則視不賢者罪矣，放民之爭心矣。故不尙賢使民不爭。此本平等深心，兼以正別，冥契法界體性之眞常。

也。羅振玉云，敦煌本作不上寶。純一案此文本作不尚賢，與下文相並爲義。作不上寶與下文合協，亦通，究非老子本意，姑且爲解。妙有非有，一著於有，便與道隔矣。世人愚癡，爲寶所迷。從而上之，貪緣增上。以此生死不了，至可哀憐。真人不爾，於無漏界，得大自在。且使民心清淨解脫，泯爭端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貪污心動，不必穿窬，盜賊盈朝野矣。聖人賤之，使斯民皆知身多於貨，大己而小天下，則閭閻風清，夜可不閉戶矣。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見性之人，內不見身心，外不見人物，有何可欲之妄見。環顧斯民，不知色聲香味觸法亦爲賊媒，自刼家寶。病在見有可欲，致心紛亂昏動，念念生死，無靜止時，殊堪慙惻。故唯全體聖心，不見可欲，能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聖人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士直以治天下。故欲治天下國家，先以真道治身。虛其心者，心等虛空，一無所有也。實其腹者，養氣功深，所以續慧命也。弱其志者，恆順衆生，寓剛於柔，不敢爲天下先也。強其骨者，風節凜然，決不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廣成子語黃帝至道曰：无視无聽，抱神以靜。慎女內，閉女外，多知多敗。莊子在宥篇卽此秘旨。護根葆真，心氣一如，可長生也。桀紂敢爲，凡敢爲者，不必桀紂，皆桀紂也。堯舜不敢爲，凡不敢爲者，不必堯舜，皆堯舜也。敢爲則恣肆造罪而速死，不敢爲則恬憺發光而壽世。智者明於自治，自不敢爲，况奉教於聖人，則爲無爲必矣，爲無爲，則唯一真元太和翔洽，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無不治矣。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道體至虛，無量無邊，而用之或不能滿其量。甚深微妙，不可形容，萬物資始，實爲大宗。爲應羣機，言其彷彿。如金剛無堅不摧。如洪鑪無紛不解。和清光而增輝。同汗塵而不染。妙湛不動，本自無生，亦未嘗滅，而生滅宛然。恍兮忽兮似乎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芸芸之衆，出一玄門，吾不知其爲何緣生，無象之象，固該無終於無始，先天地已生成。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莊子天運篇「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芻狗是結草爲狗，古者巫祝治病禱神用之。喻人生死不了，幻生幻滅，如芻狗然。天地生之育之，聖人養之教之，不能保其長生而不死，且有以促其生而速其死。陰符經曰：「天地萬物之盜」，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聖人多知，又教百姓多知，知愈多而念念生滅，形成芻狗之數愈多，是聖人以百姓爲芻狗也。出生入死，永無止期。又如橐籥（風箱喻天地），中虛愈動（喻衆生生因），而出入之數愈多。求其無知無欲，了證無生，不受後有之身不可能矣，哀哉。此示生滅門中衆生生死輪回之理，義未詳盡。大都以多知多欲入輪回，以無知無欲出輪回。究竟了義當從佛法求之。此道玄妙難以言詮，自非大覺曠照，孰能夷有無一道俗，故以小智言道，愈多言愈害道，如言生則不生窮，言滅則不滅窮，言常則不常窮，言斷則不斷窮，言一則不一窮，言異則不異窮，言來則不來窮，言去則不去窮。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中者，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也。釋氏龍樹菩薩，著中論，泯二際，除衆生迷執也。月稱菩薩恐衆生難解，著入中論爲初階，無緣大悲，均無量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谷者虛空之象，曠若寂靜也。神不可見，蓋無形而爲形形之所以形，統天真元也。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乃至天地毀滅，究竟堅固不少變，本自不死。玄者幽遠微妙義，牝者萬物所由出生也，卽假立谷神之異名。玄牝爲衆妙之門，刻雕衆形不爲巧，物不得遯而皆存。卽是天地根。終無爲也，與物爲春，而不知其極。可得而不可見，非凡迷之常，非愚執之無常，而無相之實相，相續不絕之眞常也。不可謂有，不可謂無，似無存非不存，故曰縣縣若存。用之不勤者，勿庸勞力，從容中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間斷時。是不動地菩薩無功用行。證得無生法忍，故能長生。縣縣若存，明本不死，用之不勤，亦可不死，用之若勤，則死矣。

道家以丹田爲氣海，丹田卽谷神玄牝天地根之異名。縣縣存養，吐故納新，漸斷諸漏，而得諸通，乃至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忘己濟物，同古真人，鄰於釋氏，究未若也。釋子發心等同法王，住勝義空，兼修悲智，由無間道一旦漏盡入解脫道，析理邃密，玄妙固無上矣。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地不能長久，特較萬物長久，對無真知凡夫，可言長久耳。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

不自生，故能長生，有生則有死，生即不能長，欲不死須不生，能不生故長生，上文言不死，此文言不死之故，在能不生，自生即私，私必速死，天地無私，故能長生。釋氏言萬法，本無生，更微妙，老子其庶幾乎。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宜後宜外之身是粗色身，形也必死者也，能先能存之身是淨妙身真心也，本來不死者也。凡夫心爲形役，則本不死者隨必死者而流轉，是重其必死者而輕其不死者，俱已。聖人真心不爲形役，而形任心運用，故恆後其必死之身，而不死之妙身爲先導矣。必死之身本非我有，由外天下外物外生，而外之則不死之妙身，清靜沖虛，至天地廢墜而常存矣。如是逍遙以游乎無窮之先，而成性存於無終之自在，可謂能成其私矣。視其所以非以具無我見之私耶，然則世之欲成其私者，舍無私，烏乎能。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上德不德，善莫如水。水發育萬物以資始，潛滋萬物以遂生，潤澤萬物以壯天地活潑之觀。本性柔和，不與物爭勝負。任運安置，不與物爭方圓。自體清淨，能淨物染，不爲物染，亦不與物爭淨爭染。衆人所惡者，卑下垢汙懦弱，水恆處之而不辭，幾乎與道無異。其於物也，無不內充，無不外護，萬物得之則活，失之則死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居善地，墨子經說下所謂處下善於處上是也。心善淵，潛藏寂默，深不可識也。與善仁，普徧施濟，如天无恩也。言善信，不言之言，信及豚魚也。正善治，止一清靜，無亂不平也。事善能，應物變化，事事無礙也。動善時，動本無爲，適應機宜也。要皆由聖人無常心，後其身外其身與世無爭而致。夫唯不爭，故無咎無悔。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盈，滿也。滿則溢。善保持之，則滿而不溢。然雖不溢，已滿矣。雖善持，已不可長保，危身之禍，已伏於目睫矣。孰若慎終於始，虛而不滿，無待於持，戰戰兢兢之爲愈耶。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管子白心篇曰，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孰能已無已乎。効夫天地之紀。銳，尖利也。揣，孫詒讓云「與捶聲轉字通」。案孫說是也。揣而銳之使不銳者，銳也。墨子親士篇云，鈺者必先挫。莊子天下篇曰，銳則挫矣。是其義。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墨子經說下云，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言所存之室堂存，而存室堂之主亡。人命無常，雖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身與貨孰多耶。耶蘇曰，「富

有天下而喪生命，何益。」義同。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孔子傳曾子孝經有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其承老子之傳者，視墨子爲粗，出世思想薄弱故。後儒風格多不超卓，不惜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故。

功遂身退天之道。

鄭商弦高犒秦師以救鄭，楚臣申包胥泣秦廷以存楚，皆功遂而身退。范蠡佐越滅吳而游五湖，張良佐漢滅秦而辟穀，皆符天不言恩之至教。知富貴無常，人命無常，不足戀也。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始也。載營魄者，「游魂爲變」(易繫上)。衆生投胎之始，平等業感，如電交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繫上)由先有身，託中有身，受後有身，經之營之，三生而實一也。一者眞恕也。本自無生，妄生多知，大患有身，生死不了。聖人愍焉，使民無知無欲(三章)，復歸於無物(十四章)，則萬慮息，一心虛矣。「執一而不失，日月同光，天地同理矣。」(管子心術下)故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闢闔，能無雌乎。明

白四達，能無知乎。

知抱一矣，猶待切行，既頓悟，必漸修也。專一心氣，塞聰閉明，緣智爲經，脈結適利，息周頂踵，體膚柔和，心之所至，氣亦至焉。於是靈臺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莊子庚桑楚）。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心無分別，無異嬰兒，心氣一如，通玄覽矣。然不滌除亦一疵類，所知爲障。無相實相，不得圓成。故必滌除玄覽，法執始空，不爲病也。身爲國本，身既治矣，然成已而不成物，性德猶未弘也。必博愛斯民，使皆無知無欲，則國可治。蓋愛民治國之道，不容以我法私見妄自造作也。天門卽衆妙之門，或閉或闔，衆妙所由出入也。雌者坤元，順承統天之乾元，資生萬物者也。喻治國者當奉天宣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百姓心爲心，一動一靜，務使兆民無不康樂而永其壽，而我不可有焉，順應統天之一元耳。由是萬物無不發育，斯民無不遂生，一一復其異常之性。此其要妙，道在治國者後身外身，天眼天耳明白四達，毫無汙世不清不虛之知見，自蔽真心而已。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之指萬物人民，道生之，德畜之，凡以正民德厚民生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見前二章。長而不宰，爲萬民長，長養萬民，恆順衆生，不自作主。一本不言至教，無爲神化，舉世一心而天下平，「是謂玄德同乎大順」（莊子天地本六十五章）。玄德者，微

妙無上，淵深莫測之德也。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轆間空虛，則輕便利轉。考工記云，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盥中不空，則無盥用。室中不空，則無室用。空之妙用無窮，有則質礙不可入矣。故有爲無假設之便利，無爲有真實之運用。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眼耳舌識，本自清淨，色聲味塵，劫之昏亂。馳騁田獵，逞貪肆殺，令妙明心，現顛倒行，非發狂乎。象有齒以焚身，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身不貴於金玉乎。已有貨財，且宜施捨，以全性真。况乎未有難得之貨，奚用貪汙。是故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可以保身永年也。凡愚昧焉，決性命之情而襲富貴，於是盜賊盈朝野，舉國無淨行矣。陰符經曰，萬物人之盜，可發深省。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爲腹者，真體內充也。不爲目者，不爲幻影眩惑也。去彼取此者，背塵合覺，大已而小

天下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大患有身（舊大上衍貴字有譌若義不可通今校訂）。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大患有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託天下。

難得之貨，莫如富貴。世人貪求，狂心難歇。得之驚爲榮寵，失之驚爲恥辱，患得患失，皆有身爲大患也。設知自心眞常，本無生死。身非我有，我亦本無，何身之可患，何寵辱之可驚。天下與我，本一大身，我無身患，自無寵辱得失之患。而天下之有身爲患者無限，卽寵辱得失日夜數驚者無限，卽是天下之大患，卽是找身之大患。故貴以我之身，爲天下公有之身，真心不二故。愛天下卽愛吾身，愛吾身卽不得不兼愛天下人之身，盡除天下幻有之身患，卽盡除天下驚寵驚辱驚得驚失之大患，而吾身始眞無患。如是始可以寄天下於吾一身，由是盡天下人之身，皆可爲天下人託命之身。嗚呼，有身之爲天下患者大矣，孰知無身則無患，且使天下皆無身患。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觀之不見，目非不明，以無色故。一切平等，故名曰夷。聽之不聞，耳非失聰，以無聲

故。似無非無，故名曰希。搏之不得，手失據用，以無形故。妙有非有，故名曰微。雖然，學者若能一切皆不見，是爲見諦最正見。若能反聞聞自性，自覺寂音聞六合。若識甚深微妙法，當能盡得無所得。三者該理萬，萬用而體一，「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法華經）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在上不昭昭，在下不昏昏，繩繩同縣縣，相續不絕義。終而復始，體同虛空，無可立名。實相無相，非空非有，其大無外，無頭無尾。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依止太初金剛道，以御今世之繁變，萬變不離其宗，能知古始。「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管子心術下）。是謂道紀。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說文士，從一從十。孔子曰，惟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士固深造於道而有得者，君子也。君子盛德若愚，「采真之游」（莊子天運），與俗無忤，衆人固不識也。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容，頌之今字。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老子

此文容作頌，頌謂頌其德，容謂勉爲形容，亦通。

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猶豫二獸，進退多疑，故人多疑謂之猶豫。豫焉猶兮，喻遲遲不輕舉也。若冬涉川，喻敬慎无妄也。若畏四鄰，喻必慎其獨，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也。儼兮其若客，如賓嘉會，威儀逮逮也。渙兮若冰之將釋，喻如春風解凍，陽和廣被也。敦兮其若樸，厚重實實，無華飾也。曠兮其若谷，虛懷謙下，廣大能容也。渾兮其若濁，性行和易，諧俗同莖，不敢清明立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舉世皆濁，孰能知止而定，定而至靜，心境澄徹，從容中道，復於清靜。

孰能安以動之徐生（徐當作無）。

徐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無，承上而誤，世無解人，沿僞至今，若作徐生，生則必死，豈不冤煞老子。言或絕世緣而習靜，非真能靜者也。唯能知止而定，息心無爲，安於所止。居處出塵，如如不動。不動而動，動無生相，斯爲得之。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爲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保此無生之道者，最忌我慢。不欲盈，不自滿也。唯不自滿，故韜光養和，不與濁世競

無常不淨之聲華，始能圓成，故有實性也。天下真實之妙理無新成者，凡新成者皆有爲法，如夢如幻，種生死苦因而已，故不新成。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虛卽是空。致虛卽爲道日損，損之又損，損之至於無可損以至於無爲，則致虛極，空盡羣實，而真空不空，眞現量現前矣。此由守靜至篤，湛寂無動而致。於時心境俱空，了知萬物與我爲一，本皆無也。而萬法緣生，競陳萬象。世間虛妄，何堪實執，觀其終始，復歸無物。既由不生滅而生滅，生滅無常，必復歸於不生滅。離言絕相，唯以空慧觀照得之。夫萬物芸芸，一一同出於一根，必一一復歸其根。因動而出，動極知妄，止妄須靜，靜同於根，知歸宿矣。萬物之壽夭假名曰命，動則天，靜則壽，根無生死，能不安動，是謂復命。物不歸根，決不能靜。靜以復命，則不生不滅，唯一真心，雖天地廢墜而自如，可謂常矣。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常者，周徧真心之一假名，非有之妙有也。凡夫以無常爲常，固不知常。愚者執一切無常，不知有非無常者，非一切無常，亦不知常。唯聖人了證真空不空，知有本極清靜之

眞常。土芥王侯，等視衆生，興無緣慈，起同體悲，心住無爲，斷恆沙惑，開敷淨眼，寂照無夜，可謂明矣。不知常者，蠅營魂闕，狗苟市塵，恣己貪行，肆害他命，不解福樂，卽是禍殃，無知妄作，自取滅亡，凶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聖人眞知，心體眞常，包裹太虛，廣大無邊，萬象森羅，無物不容。至公無私，天地人而一之，王德具矣。王德既具，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恆住無爲，裂有爲之漏網。順應無生，登無死之春臺。其爲道也，健行不息，悠久無疆，浩浩其天，沒身不殆。

十七章

太上下不知有之（日本刊蘇轍注吳澄注合本校文有不字），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太上無爲，上德不德，德普被下於無形，故下不知上之有德也。其次有爲不失德，政尙仁義，是爲下德。下知上之有德，故親之譽之。其次無德，假仁假義，以刑威之，故下畏之。其次悖德，並不知有仁義，習尙虛僞巧言，刑亦不足以威之，民不畏死，故侮之。德薄位尊，不足見信於民，故下無信之者。乃在上不自知其無德，不足以化下，猶且貴言，教令文章，詞工浮僞，且自詡爲功成事遂矣。而百姓側目，皆謂功之所以成，

事之所以遂者，我之自爲爾，豈如上之所言哉，無乃貪天之功乎。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太初大道，彌綸民所，人皆樸素，無爲生厚。無庸煦煦爲仁，子子爲義者。目失道而有德，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汙世智慧朋興矣。智慧者，巧飾欺詐之淵源也。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莊子天地篇云，「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無居上心，民如野鹿，無所畏懼，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馬蹄篇云，「道德不廢，安取仁義。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覽衆爲仁，踳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於是上以智慧督下，下以智慧報上，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爾詐我虞，其僞大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六十五章）。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父母伯叔兄弟也。六親和睦，孝行不著。是以虞舜聞於瞽瞍，申生恭命於驪姬也。成玄英疏，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也。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韓非子詭使篇云，「聖智成羣，造言作亂。」莊子在宥篇云，「絕聖棄智，天下大治。」蓋亂世之於竊國者，欺世盜名者，皆聖智也，皆使民流離失所，大不利者也。倘聖知絕迹於天下，天下將不亂於德，不悖於理，反於清虛恬靜，各安其性命之正矣。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仁義本治世治國之粗具，而亂世之仁義，經亂世之聖智造作之，盡失其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莊子在宥）皆所以欺天下之市招也。仁義本孝慈而擴張，仁義之交接於人世者，既已乖方，則孝慈之因應於家庭者，未必中繩。化道不淳，習皆非而成是也。設此僞仁僞義，一旦泯滅，將孝慈之流露於天性者，即可復其初。故曰約仁棄義，民復孝慈。五十七章云，「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以伎巧利器金玉之屬，皆難得之貨，令人眩惑，心生覬覦者也。自來對境寂然，心無貪染者幾人。禮樂記云，「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矣。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舉世皆盜賊矣。故欲盜賊無有，莫如絕巧棄利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以爲文教法令，不足以治天下，不足以欺

天下，故在上者，當知治國在有真道治身，令諸所屬，莫不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建立無爲之基。爲無爲則無不治也。此老子所以破世俗之僞，使人融真入俗，卽俗全真也。

二十章

絕學無憂。

學者，政教禮樂文物制度之屬，增進世智辯聰，遠離無爲妙理，令人沮沒性靈促短慧命者也。求得學者，情欲日熾，文飾日工，逐境迷心，娛樂是期，不解娛樂卽是壞苦。聖人懲焉，蒿目憂之，學者不悟，苦苦現前，無可逃避，悔無及矣。莊子繕性篇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和其明。謂之蔽蒙之民。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弱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性具萬德樂無量故）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圜，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无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唯真人真樂內足，至常無憂，不待外求。俗學求樂，適以精憂，故曰絕學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幾何。

唯，正應聲。阿，瞻徇聲。直與曲異，而爲善解人意同，相去無幾何也。善之與惡，相去幾

何。自來注者不解其義，訓善爲美，改幾爲若，未免厚誣老子，今校正以復其舊。善與惡就世俗淺人言，絕對相反。詎知有卽善是惡者，如後儒推崇孔子爲至聖，尙仁義，善矣。不知老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逍遙，無爲也。謂是采真之遊（莊子天道）。仁義不能合乎天地不言之大美（莊子知北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則惡矣。至有亂德之仁，悖理之義（莊子在宥），惡更甚矣。孔子救魯，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救魯則善，滅吳則惡，大聖大賢，害人利己，無異常人，善乎惡乎。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皆不知性之真諦而浪言，後儒盲從孟子以爲善。於是阻止後世學者終不知性之真。惡孰大馬。莊子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大宗師）。明譽善非惡，皆世俗之見，不如善惡兩忘，而化於一真爲愈也。蓋堯桀之善惡，俗儒以爲相去甚遠，而堯桀爲善爲惡之真性，真人知其不二也。况桀之爲惡，身死爲僂於天下，至今毀之不已，卽示後世不可爲惡之善教乎。俗諦有善惡，真諦無善惡，故曰善之與惡，相去幾何。此唯老莊孔墨及精研佛學者知之。孟子以下學者，抵死無由聞知者也。萬仞宮牆，蔽其明（目精）也。更如韓退之自以性有上中下三品，昭示後人，是善。不知性無三品，遺誤後人，是惡。退之能讀墨子，謂孔墨相爲用，是善。不知孟子非墨兼愛，卽是非孝，卽是孔墨不能相容，害道之至，是惡。又謂孟子醇乎其

醇，是善。不知孟子不了兼以正別之義，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爲何，卽謂萬物皆備於我，又謂犬之性非牛之性，牛之性非人之性，自相矛盾。立言自相矛盾，見道不圓可證，烏能領導後人。謂之大醇而小疵可也，謂爲醇乎其醇，足見退之無識，致令後人不知祛妄求真，是惡。退之能文，不知道其雄於文是善。而原道一文，攻擊佛老，不知老子之道，高於孔子，上齊黃帝堯舜，佛法甚深無上，更精微廣大於老，以素無研誦，坐井觀天之陋見，並楊墨而闢之，遺誤後人，不求性道之大全而失其真，罪莫大焉。謂非惡乎。卒之學劣於湘姪，詞窮於顛僧，竟不知悔，爲文懺罪以贖前愆，是則純惡，無善可言。而世皆不知其非，亦足徵善之與惡，相去無幾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善之與惡，勝義無有，而世諦宛然。積善致祥，積惡致殃，理有固然也。五十九章云，「重積德則無不克」。七十三章云，「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綽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因業感報，如影隨形。故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一念惡因，該苦果海，出離無期，甚可畏也。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者，廣遠無邊際也。未央者，悠久無盡時也。管子內業篇曰，「道滿天下，普在民所。」心術上曰，「天之道虛其無形，虛

則不屈。」屈，謁也。不屈義與未央同。天道橫遍八荒，豎窮三世，鬼神盛德，體物不遺（中庸）。祕藏自心（管子內業篇云，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幸勿放逸。「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易繫下）。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熙熙，縱情欲也。列子楊朱篇，熙熙以俟死。釋文，衆人沈淪生死，不知可畏，熙笑自娛也。享，享宮同。牛羊豕三牲具，謂之太牢。如享太牢，如登春臺，縱欲無度，樂而忘憂也。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儼儼兮其無所歸。

泊，怕同。說文怕，無爲也。言我心極恬靜憚怕，不起分別，如未解笑之嬰兒，無所感覺然，喻心境俱泯也。儼儼，佇立不動貌。喻厭離世情，無動於中，又非倦遊思歸者比。以冲虛真心，周徧大千，本無來去，采真之遊，無在而不逍遙。故曰儼儼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道。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衆人皆有所積，引業令滿。我獨外身，一切遣除，若遺世而獨立。我之宅心渾渾沌沌，與世俗之聖智異，甚懸荷也。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飖兮若無止。

生滅之聰明，愈大愈苦。不生滅之愚菀，勝於生滅之聰明，其樂無量。澹，恬靜也。若海，量弘無涯也。颺，說文高風也。若無止，動亦無形，無著無繫，逍遙遊於無何有之鄉也。永明壽禪師云，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倘風本性動，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即起。非特風爲然，一切法皆然。此緣起無生之旨也。可以玩索若無止之意。有僧問招賢禪師曰，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師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可神會。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衆人皆有作爲以速死，我獨冥頑無所作爲以長生，似甚鄙陋也。我獨異於衆人者，所貴異，所求異也。食，養也。眼以睡爲食。母，河上公注道也。衆人所貴者，色聲香味觸塵，乃至權位貨利，求以爲口體之養，適以戕性而已。我所貴者，眞常之道，惟求精進於道，養性以長生，舍此無他求也。若一涉於有，卽是貪著，與道背矣。故我獨異於人。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大德之人，無所不容，在在合道，一而不二也。恍惚與彷彿同，言道不可視聽，體物不遺。實相無相，顯陳萬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渺茫之中，備具精靈。真實不虛，萬驗無差。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閱，覽也。甫，父通，始也。道雖無形，宇宙萬有，資始於此。澄心玄覽，於本無名，假立道名，孰能須臾離而去之。孰知衆甫之狀，卽道之狀。衆甫無狀，皆一道無狀之狀。吾何以知之，以深不可識之道而知之。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曲之爲德，成全萬物而不遺。蓋湛寂性體，無德不備者也。無枉無直，無窪無盈，無敝無新，攝至多於至少，而爲萬有所從出唯一絕對之真元也。姑分述其義相，曲則全者，天下篇曰，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禍伏於福，故不求福，祇求無過，惟曲屈而後能全性保真也。枉則直者，四十五章云，大直若屈。枉屈義同，明大直之至理，萬於不必勢直之枉中也。窪則盈者，虛斯能受，無所不受，設盈則一物不能容也。敝則新者，萬物成住壞空，無或停時。卽新卽敝，不敝不新也。管子正篇曰，「萬物崇一」。崇古通宗，言萬物宗於一，一爲萬物之大宗。故紛馳於萬有則惑，「守一而棄萬苛」（管子內業）則得。淮南子原道訓曰，「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得一之道，以少正多。」故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式，法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自見者，我見滋惑也。自是者，我執昭尤也。自伐者，我貪罪著也。自矜者，我慢短露也。不爭者，平等心捨，無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動念也。天下莫能之爭者，萬善畢歸，足令天下爭心自息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不自見，不自是，不伐不矜，與世無爭，其德全矣。道積於厥躬，成己成物，攝萬有歸一心。十方世界現一全身。是無不歸之真歸。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十四章云，聽之不問名曰希。希者，似無非無也。希言者，不言之言也。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湯貨）。是猶高山流水是廣長舌，翠竹黃花無非般若之旨。維摩經不二法門品，文殊以無言顯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不言，默然收前言語，誠妙諦也。自然，印度有此外道。此當作法爾無生解。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浩蕩，豈可強言邪。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道本無生，有生則有滅。萬法無常，故貴無爲「與無終始者爲友」（莊子天下）。四十二章經云「觀天地念非常」。況飄風驟雨乎。「斯人生命，在呼吸間。」（同上）可以悟矣。

故從事於道者（舊衍道者二字據淮南道應訓刪）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得同）。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專從事於道者，知自心具足萬德，與道不二，特患心不一於道耳。苟能心境俱泯，即與道同。不知心與道一，惟道是求，而得道（即德）或多或少者，其得福樂之多少如其量。至不求道，而失道或多或少者，其失福樂之多少亦如其量。道也者，無道之至樂（禮孔子問居）。寂音開六合。「內和外順」（禮樂記），得失由人。故同於道者道樂與同，同於德者德樂與同，同於失者失樂與同，生者自以得其生，死者自以得其死，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孟子公孫丑上）。管子白心篇曰，道者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藏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義同。無如衆人識淺，問聞道妙。背覺含蘊，不起正信。或有信者，信不真切，等於不信。無知妄作，自取滅亡（陰符經），可哀愍也。華嚴經曰，信爲道之功德母，旨哉。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企，說文舉踵也。妄圖進取，時不能久，終無所以自立也。跨，說文渡也。仗他物費渡者，不能終生安行也。觀於飄風驟雨，可資深省。當從腳踏實地，確能安身立命，不假外力，來去自在處用功也。自見者不明四句，與二十二章文反誼同，解已見前。書說命中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明德不進而功難成也。

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自見自是，自伐自矜，於道爲唾棄之食，贅疣之行，招人惡嫌。具真知者恥之。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有物混成，釋典所謂法界體性無分別也。先天地生，莊子大宗師篇所謂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也。寂，妙湛不動也。寥，廣廓無邊也。獨立絕諸對待，無可比擬也。不改，天地毀滅，終如故也。周行不殆，總乎宇宙，健行不息也。可以爲天下母，萬物皆資生焉而不匱也。不知其名，不可思議不可得而名也。字之曰道，一切行動，莫能外也。強爲之名曰大，其大無外，本不可名狀也。莊子知北游篇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嘗名。」名從世俗假立也。

有物二字，文過簡略，未若釋典言真如，言法界，或一真法界，不思議界，如來界，無漏界，金剛界等等。所以名實相無相者，意義美滿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大無不容，周流無滯，無遠弗届，「無往不復」(易泰)。淮南子原道訓曰，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言大在小中，即無小無大。管子心術上曰，無所位赴，故徧流萬物而不變，言不逝而逝。又曰道不遠而難極也。言遠在近中，即無近無遠。又白心篇曰，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言本無往反。此時從俗諦言耳。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舊譌王，陋儒妄改，今據下文並說文正。)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天大地大，不過大道中一彈丸耳。吾人之心，量包太虛，與道同大。涵育無盡天地。道且因人而益彰其大。故人在無邊疆域中，雖並道與天地爲四大，實居四大中之首大。八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地一大塊土耳，人靈於地，何以法地。地無私載，順承真常至道，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法天無私覆故。天以在顛得名，一大積氣耳。然具法性，廣大淵微，神妙莫測。本無而有，爲世諦。似有而無爲真諦。假生假死，爲世諦。不生不死，爲真諦。天無自性，緣道爲性。道亦假名，緣無生法，具足無漏功德假名自然者爲性。自然者，法爾無生義，

能生萬法之宗法也。

道法自然句，未免顯上安頭，似非老子之舊，上文道大上無自然可證。疑此文原作道本自然，猶莊子大宗師所謂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也。後人見上文法地法天法道，改本爲法，謬以千里矣。此文由法地法天法道，由實而虛，虛而至虛，可謂引人入勝矣。然究未免著相，未若佛法有空雙遣精湛。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觀樹葉輕於枝，枝輕於幹，幹則重甚，故知重爲輕根。一切有爲法，生滅無常，躁甚。而司有爲法之命者，無爲法，本甚靜也。故知靜爲躁君。聖人者，正知正見之人。輜重，載器物糧食車也。常在車後，其重要等於三軍之司命也。聖人無爲，居衆人後，如輜重然。亦無不爲，終日清靜，無輕躁行，造次顛沛，必不違仁，恆安居於性命之正而無或失，且有足以資益衆生之慧命，俾無後顧憂者。無以形容，幾若行軍不離輜重也。輜重，喻一切衆生所以能養生永命之真元也。聖人靜觀世間，習非成是，變苦爲甘，不勝哀感。心超物表，雖有殊榮異寵之場，無動於中，安寧自在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奈何德薄位尊，萬乘之主，重視天下，據爲己有，而輕身以殉之邪。詎知古之真人，大

己而小天下，能外天下外身以存身。於是寄天下於一身，使天下人之身，皆不必爲萬乘之主，皆可以託天下。可謂知本，可使南面矣。蓋厚重宅心，不舍本而逐末。鎮靜燕處，不驚外而忘身。了知輕則失根，躁則失君故。

二十七章

善行者無轍迹，善言者無瑕譎，善數者不用籌策，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五者字從景福本廣明本傳弈本增）。

車轍馬迹，善行者無行相，故無轍迹。如天起雲，忽有還無，如鳥飛空，當處消滅也。善言者無瑕譎，詩豳風狼跋篇德音不瑕，義同。無瑕，自無可譎譎也。籌策所以計數，善數者明了於心，不須也。拒門木橫曰關，豎曰楗。善閉者，清靜爲天下正，賊心盡息，無思不服，德門弘開，嚴於堅閉，何勞關楗。說文繩，索也。約，纏束也。善結者，化普無爲，心心相印，自他不二，分無可分，繩約奚爲。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一切含靈，妙明真心，與聖人同。聖人了知物我一如，破其執情，化除人相及衆生相，一體眞常，無凡不輔矣。釋氏圓覺經普眼章，性清淨故，一身清靜。一身清靜故，多身清靜。多身清靜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靜。覺性徧滿，清靜不動，圓無際故。是以聖人慈護衆生，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襲明者，因一切

衆生，本具妙明真心。由聖人妙明真心感而通之，卽無不明也。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人之善與不善俗諦異，而所以善與不善之真心同。既本真而有俗，當化俗以全真。善人能化不善人同歸於善，則善人可貴，師道尊也。不善人既同化爲善人，則不善人卽善人可愛之資也。由是不善人日少，善人日多，善與不善互爲師資，宜乎智者無不貴之無不愛之。設不善人不貴其師，善人不愛其資，則我見甚深，雖智大迷。孰知無爲之化，能除我執，善與不善，人與非人，一切平等，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六十一章云，「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大者宜爲下。」牝雌也，牡雄也。爾雅釋水李注，「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雌靜於雄，故能勝雄，能使雄者甘屈而下，就猶水之出山入川爲谿然。是「處下善於處上」（墨子經說下），上德若谷，以靜勝也（四十一章）。故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眞常之德，「不雄成」（莊子大宗師），恆雌伏，忘懷沖虛，爲天下谿，體合爲一，無間隔矣。於是胸無愛憎，不辯是非，常處卑下，復歸於嬰兒，返於性之初矣。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明顯也。黑，晦暗也。知白守黑，不自見也。是爲玄德。舉天下之白黑，無不在此寂照中，而莫能遠遁也。故可爲天下法式。以此全性葆真，常德不忒，「日用其德，渺渺乎如窮無極。」（管子內業）明見自性全體矣。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二十六章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世榮非榮，不櫻心也。四十一章云，大白若辱。大白，顯揚也。衆人以爲榮，有道者若受辱也。七十八章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明德量廣廓，能任天下之重，故能受邦人不能受之辱也。以榮於己無加，辱於己無損。本無榮辱，假名榮辱。爲破世人迷執，故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者，空無所有，能容衆流也。能容衆流，實無衆流可容，并無能容所容之相，常德乃足。一切色象，無相可著，其守愈下，其德愈淳，密契眞常，復歸於樸。大德敦化，微妙玄通矣。此文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三項，讀者當知非平列，是遞進，由淺入深，層次井然。易順鼎謂有後人竄入之語，馬敘倫是其說，不可從。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樸者，純素無文，大千世界所有萬法，莫不歸空也。然由一樸之總和，散而爲萬有。於亂世間，「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維辯使治天鈞。」（墨子尙同中）貴乎忘己，利

濟羣生，「德總天地」（墨子尚賢中），兼以正別（墨子兼愛下），復歸於樸。一切「以百姓心爲心」（四十九章），一本無爲而治，雖闢大體，有所制作，而無割裂以傷民也。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孰能取而爲之。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徒勞無功，自身既精疲力竭，不得自在，不能永年而保其無失。又啓亂臣賊子篡逆之心，防不勝防，首領填虞，終於不得已也。何也，天下神器，非有非無，不可以有爲取也，不可取而口爲之也。耳目徧寰宇，不容藏拙於無形。巧詐勝一時，安能契機於萬事。既自苦以苦天下，至天下不勝其苦，怨聲沸騰，而自身愈不堪其苦。卒不悟其所爲之非計，而猶固執己見，盡失天下之人心，勉與天下周旋，至是「危如朝露，亡可翹足而待」矣。（史記商君列傳）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六十四章）。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指天下人言，人之性行不同，與世相接，情狀萬殊。或行而倡，或隨而和（管子白心篇曰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或响而嫗，或吹而嘘，或強而優，或贏而劣，或載而成，或隳而毀，聖人無爲，因而裁之。去甚去奢去泰，勿令太過而已。總「以百姓心爲心」（四十九章），「舍己而以物爲法」（管子心術上），在在因天下謀便利，無敢妄自造作傷物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以道佐人主者，本平等真心，自利利他，增進天下福樂。決不以劫奪殘殺之罪惡，陷天下於兵刃之苦。況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孟子）。其事好還，理至明也。夫差以兵敗齊越，而身死吳亡。知伯以兵攻范趙，而身死地盡。秦吞六國而自滅絕，烏可以兵強天下邪。孟子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古子下）。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師，行軍之衆也。其所居處，「芟刈其和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攘殺其牲脰，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墨子非攻下）。都市爲墟，荆棘叢生，田畝荒蕪，無人耕稼，「五穀不收」，「歲凶民饑」（墨子七患），大軍之後，必有之現象也。文子續義曰，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殄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左氏宣二年傳，殺敵爲果。善守禦者，殺敵自衛足已，不敢自豪。杜以兵強天下之漸也，且對上不敢矜，對他不敢伐，對下不敢驕，因殺敵已遠乎宇宙萬有一本之仁也。若矜若伐若驕，是樂殺人也。全性之真，本宜以德報怨。今殺敵以止殺（司馬法殺以止殺），同出

於不得已，非敢以取強，等於不知常者妄作凶也（十六章）。此墨子兼愛非攻，而嚴守備之祕旨。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萬法無常，「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易經史記蔡澤傳）。物不能有盛而無衰，既壯必老，非如無爲道體，雖至天地廢墜終古不變者比。十五章云，保此道者不欲盈。教人謙妄反真同。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王念孫云，佳古唯字。盧文紹云，「佳者，以爲嘉美而熹悅之也。佳兵之人，是天下之惡不祥人也。墨子非攻下曰，師之興也，久者數歲，迷者數月。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是國家失本而百姓易務也。又與其散亡道路，飢寒疾病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其不利於人，爲天下之害厚矣。」故有道者，不用兵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用兵不貴左，明兵非君子所尚，賤之也，出於不得已也。

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

君子心先清淨，恬淡爲上，豈樂殺人。故用兵雖勝亦惡。自古得志於天下者在德樂，殺人

者亡無日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天地有好生之德，順之者吉，逆之者凶，理有固然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興師殺人之事，上將軍視偏將軍尤凶，故處以喪禮居右也。性德之真，人已不二。忍心殺衆而戰勝，得毋與同體之悲，下同情之淚，視被殺之衆，同骨肉之親。處以喪禮，保全太和以存性乎。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道之眞常，玄妙莫測，不可名狀。質樸無華，細極微塵，德總宇宙，固萬有之大宗也。侯王若能「置常立儀」，「固其所守」（管子白心），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同上心術下）。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止。知止不殆。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易謙），元氣彌綸，涵濡萬物，如甘露之飲人以和，無不周徧，無有等差，「普在民所」（管子內業），應用無窮，至均平也。始制道名，俾衆知歸，不迷歧路，坦然安適，無障無礙，逍遙自在。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道在天下，潤利萬有，徧一切處，周流無滯，任人取用，無盡竭時。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猶川谷與江海，無不隨緣利濟也。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人者智，書、臯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也。有知人之智，尤貴能自知其短，斯心本明無所蔽也。力能勝人者強，而力能自勝其妄，斯物莫能侮之，真強也。史記商君傳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由此義也。知足者富，論語子路篇，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故知足者常足，心無物累，隨處解脫。孰知少積貧人知足之富，富於積貲萬億不知足之富人萬倍耶。知足者，無求不辱，常樂永年，子孫賢。不知足者反是。強行者有志。墨子修身篇曰，「君子力事日強」，「志不強者智不達」。故自強不息者，有志竟成。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所，境也。書召誥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明無在不敬，可謂不失其所矣。目不妄視，則五色不足以盲目而不失明。耳不妄聽，則五音不足以聾耳而不失聰。口不妄言，則怨惡不反於身，而心尤能飲人以和，終無失德。真常性體，周徧大千，萬象森羅，遣分別相，山河大地，唯是一心。無所謂所，無所謂非所，無所無不所，亦無所所者，姑

假名爲所，斯真不失其所矣。功行日久，證心妙湛。本來無生，自無死地。未死名有餘涅槃，死則名無餘涅槃，卽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形」（形舊作欲義不可通今校改）。可名爲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周徧十方。未離吾人身邊，萬物皆資生焉而不匱。冥冥乎發育萬物而無言。刻雕衆形不居功。覆蓋一切而無已。常無形相，可名爲小。凡受陶成者，莫能越乎範圍而自外。盡量包容，可名爲大。以緣生本無生。終不自爲大。無生萬緣生，故能成其大。設自爲大，則不大矣。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大道无象，无象之象，是爲大象。本無可執，而假言執。執者抱而無失，體與道合也。道在天下，猶之陽和廣被萬物，莫不欣欣而向榮。故有道者，天下皆歸往也。以歸往之，有百利而無一害，甚安寧，甚和平，甚舒泰也。悅耳之樂，充腹之餌，能止過客，暫歇

娛耳。逆旅人生，誰解歸元之路。眞常慧命，當敲人聖之門，則無爲大道尙已。抑知美麗之花，無三日艷。清涼之月，終萬古明。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無五色，不足見。聽之無五音，不足聞。惟不足見，斯爲至人無不見之至見。惟不足聞，斯爲至人無不聞之至聞。用以治身不足既，用以治心不足既，用以治人不足既，用以治國不足既，用以治萬世之天下不足既。不足既者，無盡藏也。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易謙卦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義與老子戒盈滿同。此明張即歛之幾，強即弱之幾，興即廢之幾，與即奪之幾，是天道物理之常。教人沈慮幾先，貴乎安常而戒盈滿。知微之顯，是謂微明。管子白心篇曰，「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之紀，卽道是。至柔至弱，能生無量之剛強，能勝無量之剛強者也。柔弱者，無生無死之實相也。剛強者，生死死生之現相也。自古至今，無有剛強能勝柔弱者，無一剛強不爲柔弱所勝者。故人不可不居於柔弱之道中，不可不體合柔弱之道而爲一。如魚在淵，託於柔弱。雖剛強者，莫能勝之。一脫於無爲之深淵，則命立盡，人皆得而制之，等無有異也。此柔弱之道，卽

治國平天下之要妙，器之最利者也。不可以自炫於人，自炫則失其柔弱之妙用，國非其國，而生命亦難保矣。故中庸云詩曰衣錦尙絢，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謂不可以示人者，無爲玄旨看不見，說不出，大盜巨寇無能奪者也。故諸家法有爲造作失真之仁非樸之義，可舉示於人禁非禮者，皆資盜利用不可以自守者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體湛寂不動，而隨緣赴感，妙用無窮。侯王靈智，若能任持，能作一切勝妙境界，隨衆生根，自然相應種種而現無量功德。化機無滯，離於施作。若諸衆生欲有所作，是破無漏爲有漏，見從外來，循名而逐非實之妄也。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遍一切處。無知無欲，無相可得。心淨無染，止諸昏動，天下無不安定，心止於一而正矣。論語顏淵篇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也。

老子通釋下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有不爲。

上德同於德，不知其爲德，其德無漏，是以有德。下德不能同於德，而求不失其德，其德有漏，是以無德。上德寂靜湛然，動本無動，動動皆具恆沙諸淨功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據於德而爲之，所爲具有德相。卽離實相，卽不能無不爲，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不爲。

又作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解。上德體本無爲，一切作爲，皆無爲之心，等於無爲，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未能體合無爲，而所爲德，俱有爲之心，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無以爲是真諦，卽上德。有以爲是俗諦，卽下德也。六十四章云「聖人無爲故無敗」，言不失眞常也。二十九章云「爲者敗之」，言失其眞常也。雖然，設有上德眞人，融眞入俗，卽俗全眞，則無盡有爲，無非無爲。六十三章斷謂爲無爲事無事，是其義。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仁本至性流露，一切行和，非由勉強，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務適乎事理之宜，亦具有幾許性分，而非出於無漏之真心，究屬有爲，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禮，表卑己敬人之儀容也。禮樂記云，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應，酬也。攘臂，出臂拱手也。扔，仍同。禮上節文，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墨子非儒）。有貴賤之等，敬慢之異，徒嚴外飾，而彼此真心不相應。更強行遜讓，「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殊失「禮意」（莊子大宗師），「是欺德也」（應帝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無爲之道失而尚德。中道之德失而尚仁。懋德之仁失而尚義。輔仁之義失而尚禮。夫禮。忠不足以盡己，信不足以任人。實質衰而真心隱，僞飾萌而矍端肇。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見微知著，理有固然。如鬪伯比見莫敖趾高而必其敗（左桓十三年），孟獻子見却錡不敬而知其亡（左成十三年）。皆世諦也。眞諦如高僧「保誌有預鑿之明」，「志言前知多驗」，「義師事多先覺」，「如敏逆知未來」，俱見高僧傳。此皆由致虛守靜，體道合一而致。是心開發之花。卽「無知無欲」，「大智若愚」，不起分別之始兆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道厚而德薄，德厚而仁薄，仁厚而義薄，義厚而禮薄。每下愈況，是爲順生門。寔者，物成熟之果也。華者，依枝葉生，所以結果者也。禮爲義之花，義爲仁之花，仁爲德之花，德爲道之花，道則散樸爲華，結無量果之根本也。大丈夫心超世外，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寔不居其華，絕聖棄智，絕仁棄義，更無假於世俗之禮。去世俗無常之幻化，取出世眞常之實際，是爲還滅門。去彼取此，所謂背塵合覺，捨末歸根也。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天下貞將恐蹶。

一卽道之別名。管子正篇曰，萬物崇一。白心篇曰，「一以無貳，是謂知道。」莊子大宗師篇曰，「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蚤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與此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以生，侯王得以爲天下貞，義同。蓋萬有本於一道，非道皆不能自存也。裂，破也。發，廢通。墨子非命中，發而爲刑政，上篇作廢，歇，說文息也。竭，盡也。言谷盡失其用也。蹶絕其類也。蹶，顛仆也。聰明萬有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道爲萬有之基，逼至賤處，而至貴者當尊崇。逼居下處，而居上者必依止。建邦民爲本，畫卦初爲基，其例也。侯王不敢肆志於上，故稱孤寡不穀。左傳四年傳「豈不穀爲」，杜注「孤寡不穀，諸侯謙稱，孤云孤獨，寡云少德，不穀不善也。」明「卑以自牧」（易謙），「處人之所惡」（四十二章），庶有善終也。此貴以賤爲本之事實也。故致無譽（從吳澄本），不欲碌碌如玉，而落落如石（而字舊無今校增）。

墨子修身篇曰，「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莊子庚桑楚篇曰，「爲之僞謂之失」。明邀譽無譽，義同。至人無己，安用聲華。故不欲碌碌如玉，爲世高貴以招損。甘處卑賤，落落如石以全真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妙道湛寂，如如不動，動則與道反矣。然動極必靜，復歸其根，無往不復，隨緣終不轉也。道體柔弱，應用無窮。其柔弱相，本實體現。其體充盈宇宙，周流無滯，「化貨萬物，有莫舉名者也」（莊子應帝王）。天下萬物，皆知有形緣有形而生。不知有形不能自生有形，必有無形者，爲有形之主因，而後有形緣之以相生。故曰天下萬物生於有，實生於無。所謂無者，非頑空也。乃大無外，小無內，普入無間之妙有，實爲天下萬有

大宗也，特凡夫肉眼不能見耳。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上士心具真知，世習不深，尊聞道妙，精進修持，祛妄斷惑，復本玄德，易相應也。中士真妄和合，各有力用，心含染淨，聞道不專。出塵道存，逐塵道亡，於本常性，難常相應也。下士染緣甚深，蔽淨德用，習非成是，昧本真心，偶聞至道，輒大笑之，笑其迂闊，不切事情。不知於事情最真切之至道，非迷執世緣者所能領略也。嗟乎，背真之俗，世爭趨之。全真之俗，世久違之。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

故建言有之曰（曰字從傳，奔本增），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皤。建言是古之立言者，有如下云。明道若昧，言妙明真道，不自彰顯，照而常寂，非若俗人昭昭也。進道若退，言升進達道，成於沈潛恬退，勝義日益，感業日減，而天下之窮真者，無如此精進也。夷，平也。類，不平也。左昭二十八年傳，刑之頗類，服注，坦夷大道，不盡如砥之平，若不平也。夷道若類，言上德若谷，言上德沖虛卑下，「曠兮其若谷也」（十五章）。大白若辱者，令聞廣譽，自外儻來，未若「被褐懷玉」，「知我者希」爲貴（七十章）。以未能守黑故，黑者白之無可白也。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

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德若渝。

廣德微妙玄通，無閒道中，本無足時。若不足者，上德不德（三十八章）也。若足，德不廣矣。建，立也。偷，薄也。立德之人，恆慮德之不厚而進德，故若偷也。質德若渝（德舊作真），劉師培云，上文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此與並文，疑真亦當作德，蓋德字正文作真，與真相似也。質德爲質樸之德，與渝相反，三語乃並文也。案劉說是，今從之。說文渝，變汗也。德行質樸者，絕無華飾，內純素而外若汗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善成。有隅之方，非大方。速成之器，非大器。聲相聞者，音不大。形可觀者，象不大。故大方非方，大器不器，大音無音，大象無象。上十二事，皆大道隱於無名之例。凡可顯名爲道者，皆小視其道，失道之真者也。夫道生天地。善貸萬物，資始也。善成萬物，資生也。功德無量，不可思議，浩浩乎，蕩蕩乎，終不可得而名也。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此文義不盡可通，道即是一，不應言道生一。應作道本一，一生二，二生萬物，於義已足。今作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皆後人不知道之真者妄增也。一猶太極，是生兩儀，即一生二也。兩儀即天地，天地生萬物，即二生三也。易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乾元坤元，非是二元，卽此一也。或統天而資始，或承天而資生，卽此一生二也。萬物資始，萬物資生，卽此二生萬物也。說文一云，惟初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均可證。下文萬物負陰而抱陽，亦足徵萬物由陰陽二儀而生也。易序卦傳，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是天地與萬物之間，不容有三，了無疑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易繫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可爲說明。具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無盡生滅，本不生滅之精義。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孤寡不穀皆劣稱，衆所賤惡也，而王公自稱之無敢亢。故易乾曰亢，龍有悔。謙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可踰。君子之終也，鳴謙貞吉。道在天下无不利者，謙下柔弱故。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六十六章）。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者，樹木去繁枝而益高，人生厚滋味而損壽，其例也。書大禹謨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耶蘇曰，凡自高者必降爲卑，凡自卑者必升爲高（馬太二十三章十二節）。義並同。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人所教我亦教，繼往開來，學有淵源，教本宗師也。書說命下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

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七十八章云，「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六章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足證強梁者不得其死，故持柔弱以爲教所由生之本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人生非金石，誰能長壽考。天下至堅者莫如金石，詎知金石置之目不可見之至柔，無有形象之太空中，歲月遷流，終歸消滅。寔則剎那剎那，未嘗停住，爲至柔所馳騁也。此至柔體，似乎無有，實則徧入宇宙萬有而無間。萬有因之而生死，不能逃而外之，而至柔體本無生，未嘗造作也。一任萬有之緣起，蓬蓬勃勃，而無爲之之心，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天下有言之教，皆有漏之因。有爲之益，皆如幻之境。唯不言之教，斯如無聲至樂，遍聞六合而不得其所以聞。無爲之益，斯如無體至禮，協和萬邦而不知其所以和。天地訢合，煦嫗萬物（禮樂記），天下安有能及之者。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身非我有，本所當外，特非真人無此真知。而形骸粗具，較名為親，較貨為多。四十二章經云，「人隨情慾而求聲名，聲名顯著，身已故矣。」是不知得名亡身之為病也。耶穌曰「人若富有天下，而喪其生命，何益之有。」（馬太十六章）是不知得貨亡身之為病也。愛名甚者甘以身殉，所費必大。藏貨多者難以身守，所亡必厚。卒之名與貨不足以安身，且足以速身之死，其為病可勝言哉。安得一真窮惑盡之至人，能盡除斯人迷執顛倒之病。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史記蔡澤傳應侯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故不知得少為足者，殺身之辱隨其後。不知安於所止者，陷身之阱環其身。世有欲享長生之壽，悠久於天地者，當從知足知止，至恬憚中得之。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言道之所成就者至大，猶若有所缺欠。然任萬有用之億萬年不弊壞也。體大無外，充盈宇宙，若無所有，等於虛空，而其運用之妙，永無窮盡。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如矢之直，直矣不大。不直而直，斯爲大直。理直而天下之事物莫不適其宜，不必勢直而不屈也。機變之巧，不足以成大事。大巧質樸無華，萬物受其甄陶。不必工於雕琢，若甚拙笨也。堅白之辯，雖可託小以包大，究未若「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墨子修身篇），爲辯之大。若天地不言，而品物咸亨，斯大辯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躁，動相也。久靜生寒，動能勝之。久動生熱，靜能勝之。物理然也。動者，生滅相，苦空無常者也。靜則不生不滅，性體清明，遠離苦因，冥契不空之眞常者也。故昏動不足以正天下，適以擾害天下，使天下無不熱中而不易靜。若自心清靜，卽足以息天下之昏動。天下不待教令，自無不正矣。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多欲（多諸本作可，從孫詒讓校據韓詩外傳改）。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有道，了知道不問於自他，自利以利他，利他以自利，「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文子精誠篇），「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糞田也。」（淮南覽冥訓高注）天下無道，唯知自利，不惜害他，奪地爭城，戎馬生於郊。殺人盈野，自他俱不利。道心盡失，不仁不義，無人不禽獸，無在不地獄矣。造罪肇禍之由，唯是多欲不知足。不知足故貪得，以

貪得之微因，該鉅海之苦果。此感彼應，天下盡受其害，故曰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不知足者，求足於外，反味其在己具足之性道，終感不足之苦。詎知以駒馳隙影之生，逞鯨吞無涯之欲，縱欲大遂，奈不生久何。嗟乎，不知足者，終無足時。假令知足，自無不足。刹那一念，足與不足，天地懸隔。足則福樂無窮，不足則苦惱無窮。夫唯真人，知自真心具足無量無邊妙用。不外求足，本無不足。共諸天下，無不俱足，乃至天地廢墜而常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闕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管子內業篇曰，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心術上曰，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明大道周徧天下，遠不可極，近盈戶牖，故目擊而道存，若舍近而遠求，悖矣。此義未了，今引中之。盡十方世界，是自己真心所在，奚容歧視遠近爲二。唐時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甚麼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此文曰戶曰牖，舍正言依外而不內，距心遠矣。茲爲攝外入內，透明教宗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道周身外，充符五內，「通於四極」（管子心術下）。是以聖人靜坐而知八荒之表，瞋目而明萬法之真。釋名釋語言，名，明也。無動而成天下之務。何以故，「凡心之刑（形通），自充自盈，自生自成。」（管子內業）皆自心不思議業用故。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爲俗學者求新知，故日益。爲眞道者滌舊染，故日損。習氣難除，愛結難斷，故損之又損。必損至於無可損，復還本性清靜，煩惱不能爲染，以至無作無相，等於虛空，是名無爲。於此解脫道中，常住無爲，起無漏福，能作難事，無盡作爲，無著無縛，皆屬無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證一切法，平等實性，都無所得，現在前故。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取，河上公注治也。無事者，無矯揉造作之事也。取天下常以無事，言治天下恆以無爲之上德爲之，與天下本自清靜之性斯互相應，猶甘易受和，白易受采也。若教令苛擾，拂人之性，決不足以治天下，自取滅亡而已。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景龍本，顧歡本皆無常字，此文當作常無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

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恆順衆生，常善救人（二十七章），故常無心，以百姓心爲心。此大舜無爲，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旨（孟子公孫丑上）。善不善，信不信，世諦異，而所以善不善信不信之真心同故。善者吾善之，信者吾信之，真心不二用也。不善者吾亦善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轉彼不二之真心誤用而不二者，復歸於一，德無不善，無不信也。以真常引真常，而不真不常之善不善信不信自息也。聖人在天下，以人知多而欲侈，愛惡熾然，苦甚，乃歛歛焉無知無欲，以無分別心化之。百姓皆屬其耳目而注意嚮之，了知渾樸之有益，聰明自用之非計，悉除聰明效法聖人。聖人物我一如，卽相與共孩之，胥因本具妙明真心而渾爲一也。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人具真常之性，至天地毀滅而不變，本無生死，而因一念妄動受形，遂有出生入死之現象。方其未入世網，不了本性無生，生之徒十有三。旣櫻塵緣，未能寂然無染，死之徒

十有三。益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十二章）。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或且銳情逐境，速如馳驟，「終身役役，蕪爾疲役而不知所歸。」（莊子齊物論）將以厚生也，適以速死。「人謂之不死奚益」（同上）。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同上達生）詎知惟無以生爲者，是實於貴生（七十五章）。善攝生者，知「萬物爲人之盜」（陰符經）。不以物虧生。不以性養物。知死生無變於己。「不悅生，不惡死。」（大宗師）恆逍遙於物之初，以全其性之天。致虛極，守靜篤（十六章）。專氣致柔（十章）。定力潛通。凡屬含靈，無不馴服。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蓋「精氣之極」（管子內業），「化馳如神」（文子道原），萬物從命，無足異也。

夫何故以其無死也。

以無死地，故不畏死，不貪生。「相造乎道，無事而生定。」（莊子大宗師）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天下），「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大宗師）固無入而不自得矣。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管子心術上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以萬物「殊形異執」(同上)，無非道生之德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墨子經上云，「力，形之所以奮也。」形即天地萬物，力即天地萬物資始資生之本元，亦即吾人之真心，此名道德，其爲力奮發之威勢，至大不可思議。天地萬物，皆仗因託緣以陶成者也。「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趣(無阻礙也)。無所位趣，故徧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住所)。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本一非二同上)澤施萬世本於無作，「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同上)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者，無爲而無不爲也。此道之所以至尊，德之所以至貴也。

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滋長也。育，養育也。長之育之，申道生之之義。亭，平也，均也。品物咸享也。毒，治也。物皆從化也。亭之毒之，申德畜之之義。蓋之覆之，化被萬方。物無能出乎其外也。(蓋誤養，據初學記九文選辨命論注正。)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第十章同。特彼就人言，此就道言耳。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天下有始，先天地生之道是，所以爲天下萬物之母者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因該果海，果徹因原，體本清靜，守之勿失。「無遷（止一而正）無衍（無增益遇），命乃長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固其所守。」（管子白心）沒身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易說卦，兌爲口。塞其兌，金人之緘其口義，「昏昏默默」（莊子在宥）也。閉門，不輕出，「守靜篤」（十六章）也。勤，勞苦也。終身不勤，「無勞形，無搖精，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莊子在宥）也。開其兌，則啓羞與戎，書元氣耗損。濟，爾雅釋言益也。濟其事，以駒隙之生，逐無厭之欲。心亂身亂，是天下大亂之本，終身安有寧靜之時，亦終於陷溺，不可救度而已。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宇宙之說，託於秋毫之末，能攝至大於至小者，可謂明見。果海未兆爲小，微因獨見爲明。「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四十三章）故堅強非強，柔弱爲強。能守柔弱，斯爲至強。性體潛光，「光而不耀」（五十八章），發自空慧，寂照大千。大用無

用，復本妙明。常淨無染，無遺身歿。無生無滅，是謂習常。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介，微也。王念孫曰，「施讀爲迪，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於邪道也。」呂氏春秋疑似篇曰，墨子見歧道而哭之。蓋哀天下介然有知者，遠離大道，入邪徑也。夷，平也。大道本甚平坦，而民好邪徑。衆生顛倒，習慣性成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陸希聲曰，「觀朝闕甚修除，牆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綵，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壓飫，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是皆捨其大道，而行邪徑之盜行。且以盜行誇耀於衆，豈知道乎。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挹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無上圓覺妙道，建立於萬世人心上。豎窮三際，橫徧八荒，無盡衆生，一念相應，印證無差，卽相與契合無間。勝於古樹根深無可動搖。又如兒甘母乳，遠離懷抱，性命堪

虞。故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於是學子學孫，仰承法乳，遞相傳授，絲絲不絕，心香上達，俎豆千秋矣。如是妙道，行相云何，唯是慈心遍覆一切衆生而無限齊，亦不意念有衆生相，由是化導無盡衆生。(一)遠離無量生死煩惱，而不染著諸有爲法。(二)常修無量布施持戒忍辱等行，以增福慧。(三)志性和柔，住平等心。恆不捨離一切衆生。(四)成滿利他大慈悲心，拔一切苦，與究竟樂。(五)了知世間諸法如夢，不妄取著，枉受苦縛。(六)情識頓淨，計較都忘。一念不生，玄德現前。(七)無知無欲，寂然不動。入普光明無垢莊嚴。(八)灑灑落落，乾乾淨淨，做個無事出格道人。(九)眞常之性，本無生死，度衆了脫色身生死。(十)誓爲衆生涸生死海，成圓覺海，任逍遙遊。原文善建善抱者，未明道相如何，是其短也。茲據內典圓其說，以便修持。

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依如上道，修之於身，一身清淨，可得無量壽光，故其德甚眞也。修之於家，一家清淨，夫婦父子兄弟，均得無量壽光，故其德有餘也。修之於鄉，一鄉清淨，一鄉之人，皆得無量壽光，故其德甚優長也。修之於邦，一邦清淨，一邦之人，皆得無量壽光，故其德極豐備也。修之於天下，天下清淨，天下之人，盡得無量壽光，故其德至普遍也。

是故以身示教，身與身相觀感，而身身一道。家與家相觀感，而家家一道。鄉與鄉相觀感，而鄉鄉一道。邦與邦相觀感，而邦邦一道。天下與天下相觀感，而無邊之天下，一。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圓覺經曰，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覺性徧滿，清淨不動，圓無際故（普眼章）。道同。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攫，鷲鳥不搏。

聖人塵染盡淨，「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中庸）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比當作勝，義較長。赤子不能使毒蟲不螫，聖人能使毒蟲不螫故。）毒蟲如蜂蠆虺蛇等，不能行其螫毒。猛獸如兕虎等，鷲鳥如鷹鷂等，不能肆其攫喉。蓋體合虛靈，精照無外，物無得而傷之者。虎類且恆供其驅使，以其心靈，受制於聖人之心靈，不待言教而然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也。

骨弱筋柔握不能固，而握甚固者，心力充符也。股，赤子陰也。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精氣足而周至也。終日號泣而聲不啞，柔和之氣至純厚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性體異常，柔和湛寂。清淨無染，本自妙明。故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保合太和，順應常德而不忒。資益慧命，能永形壽而長生。由是正氣安和，任心運使。心之所至，氣隨而至。「其息深深，以踵不以喉」。（莊子大宗師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如天行健，自強不息。「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莊子人間世）此益生所以爲祥也。此心氣一如之強，是至柔之功用。非強梁無道，不得其死者比。若夫自逞剛強，失其赤子柔和之性者，未免與道背馳，不如其已也。物壯則老三句，亦見前三十章。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七十一章云，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旨同。莊子知北游篇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又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弗知乃知，知乃不知，孰知不知之知，皆所以發此覆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上二句，解見八十二章。下四句解見前四章。此六者，皆申不言之旨。塞兌閉門，絕外緣也。挫銳解紛，破妄執也。和光同塵，貞內明也。皆所以同乎玄德也。）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玄者，甚深微妙，道之總和。不可言說，不可思議，萬有所以得而有者，同此一玄。體至親密，無有毫末能通乎其外者，而無形可親，又不可得而疏。利益周徧，無有一物不賴以生成者。而無利可言，又不可得而害。至貴無上，更無妙理堪與擬議其真實者，而貴貴無方，又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之極貴。設有可得而親疏，有可得而利害，有可得而貴賤，則不足爲天下貴。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說文正，从一从止。徐鑠曰，「守一以止也」，一者。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之真如。如如不動，至清淨也。本以正心正身，物無不正，而國治矣。此常經也。用兵不然。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奇，謂權詐也。」所謂兵不厭詐也。以無事取天下，四十八章云，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河上公注，取，治也。明清淨爲天下正。昏動則天下不勝其滋擾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吾何以知治天下常以無事，以天下行多畏忌，言多隱諱，則政不修明。兆民不安生業，四海日益困窮。民多佩帶利劍（五十三章），則競尙劫奪，而國家昏亂難治。人多淫巧

技藝，則機心引發而妨耕織，邪事滋起。國家法令密如牛毛，而「罪不在禁」（墨子說上），盜賊心工，無迹可驗者愈多，而「民不畏死」（七十四章），敢於行劫，幸而免者亦加多。此不以正治國四弊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以正治國四目也。我無爲，純乎天理默運，而民自淳化也。我好靜，超乎塵緣拘繫，而民心自清正也。我無事，不苛征役，而民財自富裕也。我無欲，不尙繁華，而民俗自樸素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悶悶，愚鈍貌。政尙無爲者，真常性顯，悶悶無言，民心醇厚。朝野無詐僞，上德不德也。察察，檢核也。政尙有爲者，真常性昧，察察爲明，民情偷薄。上下工欺飾，悖德失德也。易順鼎曰，「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九說苑引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樂，必顧其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按所引疑係此處逸文。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故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文亦多於此。」純一案文子續義篇曰，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殄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禍福因緣，互爲倚伏。雖曰天

報，實一切唯心造也。墨子經說上曰，「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言人無真知，欲惡熾然。不知利中有害，利卽是害。害中有利，害卽是利也。故又曰「欲正權利，惡正權害。」荀子正名篇曰，「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嘗謂唯聖人「能見獨」(莊子大宗師)。衆人莫知其究竟也。聖人心淨，天下一心，本無禍福。凡夫世智辯聰，物我皎然，彼此是非，妄起分別。天下昏動，福爲禍因，禍亦福兆，福禍倚伏，莫知其極矣。

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回久。

天下豈無如實清淨，正知正見，纖毫無誤者邪。然亦鮮矣。衆生依真實體，而有妄心。以有妄心，現妄境界。以有妄境界染法緣故，熏習妄心。令其念著，造種種業。受一切苦，不求解脫。於是本原正念，轉向倒邪。諸多善緣，變爲妖孽。迷惑幻象，障礙本明。自無始末，生死惑業不斷，其日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方，正也。割，分也。方而不割，自心恆正。於衆人之不正者，不起分別也。廉，不苟取也。劓，傷也。廉而不劓，律己清廉。於衆人之不廉者，不傷其意也。所謂方者吾方之，不方者吾亦方之，德方。廉者吾廉之，不廉者吾亦廉之，德，廉也。直，不阿也。

肆，放恣也。直而不肆，直而溫也。於人之不當者，正容以悟之，使遷善於不覺也。光，明也。耀，炫耀也。光而不耀，和光同塵，不自炫於衆也。皆狀其「昏昏默默」
（莊子在宥），若無所知，不察察爲明也。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嗇，儉約也。不侈於性也。嗇以治人，則事簡易而成功無難。嗇以事天，則理樸實而浮塵不染。故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无勞形，无搖精，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莊子在宥）是謂早服。早服者，猶莊子大宗師篇所謂「朝徹」也。平旦之氣，服膺勿失，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謂之重積德。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未來際衆生，在自己心淨域中。「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管子內業）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者，無不能也。「能壽窮天地，德被四海」（同上）也。「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同上）莫知其極。如虛空之寬曠，現境界之莊嚴，清淨無爲極樂國土，可以應心而有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韓非解老篇云，「母，道也。」天地萬物資始資生之真元也。國無道不立，既有立國之

道，則一切衆生平等，平等，兼相愛，交相利，莫不遂生復性，絕無貪汙怨恨殺害盜賊等罪，齊壽而康。民命長久，國命亦因而長久。道彌環宇，至天地敗壞而常存，心包太虛，任形骸變遷而自在。是則根深而不可拔，柢固而不可脫，空明光妙，真如壽長，治人事天，於此爲極。長生久視，道唯一膏，無可減損，無可增益也。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說文作𩚑）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小鮮，小魚也。烹時不可撓擾以糜爛之。治大國者，當以靜勝躁。「正心在中，萬物得度。」故喻如烹小鮮也。道至神靈，萬物之精。「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精。藏於胸中，謂之聖人。」至德之世，以道莅天下。「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如日月。」「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敬慎無忒，日新其德。」「不逢天災，不遇人害。」（俱見管子內業）鬼神有言無凶。聖人忘己而濟物。太和翔洽，福德交歸。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此文天下二字，應在下流上。下牝字，下以靜二字，並誤衍。爲下二字，應在勝牡上。本作大國者，天下下流之交。天下之牝，常以靜爲下勝牡。六十六章云，「江海所以能

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此言大國應如江海，靜處衆流之下，衆流自交歸也。觀於天下之牝，常以靜爲下勝牡，可知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國無大小，自下者勝。能取所取異，而以善下取得彼心同。易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大國下小國，不過欲兼畜人，非貪地也。小國下大國，不過欲入事人，非爭長也。兩者皆能下，各得其所欲。其爲德量愈大者，其自處愈宜下。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奧者，義蘊深祕，不易窺見也。道者，萬物之祕藏。高山流水，翠竹黃花，應物現形，如法自在。其義蘊淨空而不空，廣生而無生，甚深微妙，不可思議也。善人體認至道，卽自心。總攝三千大千世界，萬德具足，無少欠缺。如摩尼寶，不假外求，一切使用，無不如意。會得萬物盡歸自己，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益以六度萬行，無盡法財，任運圓成。道誠善人之無價寶也。不善人雖不知道卽自心，而道充衆妙之形，萬物以生以成，無能遁乎其外而皆存。一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事之所失以敗，所

得以成者。」（管子內業）固無非道也。故道亦不善人之所保也。

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下美字舊脫，從俞樾校據淮南子道應訓人間訓補。市與沽同，取得也。加，增益也。美言有利於世道，可以取得永世人之尊敬。美行造福於人羣，可以增益當時人之安樂。此善人體道真切，無相無著之顯現。非故爲美言美行，取悅於世，敢以賊道也。蓋道爲善人之寶也。人化於道無不善，道能化不善人日遷於善而不自知。苟轉染而爲淨，即超凡而入聖。是以聖人知人之性具足明德，而偶失其清明之用者，使復其本明。「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二十七章）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人與善人，一本無二。故道亦不善人之所保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拱璧，兩手拱抱大璧也。天下所以立天子者，欲其道濟天下也。置三公者，欲其以道佐人主也。是故有道之君相，雖有拱璧以先駟馬，禮聘有道之士以爲輔弼，究係馳求於外，不如釋形去智，心齋坐忘，精進於道，全性葆真。盡出諸不平等之無常，而入一切平等之眞常。風動天下，尤足貴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求下當有福字，求福以得，與有罪以免對文。管子白心篇曰，道者小取焉則小得福，大

取焉則大得福，取求義同可證。自古及今，所以貴此道者何故。不曰「心靜氣理」，「福將自歸」，「德成智出」（管子內業），罪卽遠離邪。於是天下不善人日少，善人日多，馴至有道之士盈天下，以其塵垢秕糠可以陶鑄堯舜。道之妙用無窮，故爲天下貴。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至爲無爲，一切有爲，皆是無爲。故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三十七章）。爲無爲則無不治（三章）。眞事無事，事無事則其事無不眞，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四十八章）。妙味無味，味無味則其味無不妙。故「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三十五章）天下物理，託小包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淮南子原道訓）。無大不在小中。卽少是多，一卽一切，一切卽一（內典），無多不在少中。故知物我一如，怨親平等。智者所以不敢爲（三章），知無爲之有益也（四十三章）。天下至大至多患難苦海，該於極小極少之惑因中。衆生大患有身，惑業莫如結怨爲甚。怨怨相報，大始於小，多積於少，毀家滅族，報無已時，皆由「不知常妄作凶」也（十六章）。明知常者，證怨本無，虛妄不實。以德報之，彼怨旣釋，亦且德我。自心一平，天下皆平，可謂事無事矣。天下豈有不可爲之難事大事哉，惟貴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耳。是故「見小曰明」

（五十二章）。釋氏謂之菩薩畏因。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下章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其事易而不難，細而不大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明終能成其大者，其初不大，卽小是大。是以聖人攝難於易，該大於細，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慎終於始，則不輕諾，可信任。不易與，免責難。是以聖人視事艱難。「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小而辨於物。」「先難而後易。」「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俱見易繫下）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終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居安而持危，事無不理。防患於未然，謀無不成。爲之於未有者，上也。及事將然，尙未成熟，易解釋也。微見端倪，易消滅也。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者，次之。防微杜漸，以遠害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明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治亂禍福之幾，恆隱伏於未有。唯聖人能朝徹見獨，無爲無執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一切有爲法，矯揉造作，淳乎無爲者，無不敗壞。凡固執己見，推行不能盡利者，必有損失。是以「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爲心」（四十九章），無爲故無敗。「取天下常以無事」（四十八章），無執故無失。與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者異矣。「終始慎厥」，與「慎終於始」（書太甲下），宜乎無敗事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聖人常無欲以全性。世間之金玉富貴，一切難得之貨，足爲性之累，皆所不貴。故不欲衆人所欲之塵緣，而獨欲世人所不欲之真常性道也。衆人所學者，政令禮樂之屬，皆世智辯聰，達於道悖於德之末務。不足以益世人之真知，使一一完成爲真人。是其爲學，絕之無憂者也。是衆人之所過也。故聖人雖學衆人之所學，而無傷於性之真，等於未學。唯學衆人所不學遠離文言之真學。有學（俗諦）則復爲衆人之所過，無學（真諦）則非復衆人之所過也。復上疑脫不字，當補。聖人所以欲不欲學不學者，淨妙真心，有如鑿日空明。凡以輔天地生成萬物之本然，而不敢有爲於其間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

古之善於治國者，其爲道，非以世智，教民聰明巧詐也。將以上德化民，使其質樸如愚也。蓋民之難治，以其僞飾智多故。故以智治國，則「智慧出，有大僞。」（十八章）「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世俗所謂知者，無不爲大盜積。所謂聖者，無不爲大盜守。」（莊子胠篋）謂非國之賊邪。不以智治國，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國自富，我樂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舉國皆滅其賊心（莊子），謂非國之福耶。

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兩者足爲治國之楷式。常知楷式，則無爲之玄德尙已。玄德至深且遠，常與世間物情相反。誠能超乎物表，「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管子內業），大順乎道「以政爲儀」，「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同上白心）矣。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江海最大能容，善居百谷之下。故百谷莫不歸往，能爲百谷之王。聖人無心居民上，而

民必欲聖人居其上，聖人始順民心而居上。然必以言下於民，示不敢亢也。聖人無心居民先，而民必欲聖人居其先，聖人始順民心而居先。然必以身後於民，示不敢專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處民上，爲民興利除害，從不擾民，而民不覺其德之大，不知如何敬重之。處民前，令民離苦得樂，常身親民，而民不覺其道之高，亦無誰敢傷害之。是以天下樂於推崇而不厭也。以其善下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爲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道包太虛，其大無外，無分人我。而自我言之，天下遂皆謂我之道大，似乎一無所肖。夫唯大，故無形可肖。若有形象可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我有三寶，理應保持，無或遺失。一曰慈，慈者普利盡未來際無盡衆生之仁心，發於周徧沙界唯一無二之真元，是性靈無緣之大用也。聖人清淨無爲，圓成自性無量壽光。願衆生認妄作真，昧未性明，枉受生死無量苦惱。與同體悲，思普度之。如釋尊發願廣

盡苦趣衆生，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大雄無畏，勇本慈生也。二曰儉，「儉在心不在物」（子華子答晏子問），不感於外也（墨子辭過）。釋氏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斯真清淨無染，自度圓滿之密因也。以是凡情斷盡，體露真常，十方世界，現一全身。厚德廣運，無間自他，從儉顯也。無藏也故有餘（莊子天下）。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世人銳情逐境，貪求無厭，權位名利，在在爭先。縱能如願，成就不大，器量小也。聖人無妄，退處真實，與物無爭。以身後民，柔和謙下，不敢爲天下先。而萬民悅服其德者，知其體仁足以長人，皆樂推爲百官之長。祇以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天下長。四十一章云大器晚成，足證器之速成者不大也。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勇現於慈，足以濟人之生。廣本於儉，可以盡人之性。不先而後，亦能存己之身。今不慈而勇，是陷身於鋒鏑也。不儉而廣，是埋真於財貨也。不後而先，是積怨於僚友也。皆自取滅亡之道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慈本至性流露，感人至深，莫不樂於效命。故以戰則克敵而勝，以守則防邊而固。聖人慈心徧覆，同於大通，感召天和。偶有危難，則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七十九章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蓋天人一氣，隱顯相通也。

六十八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之極。

首句古之二字，從河上本景龍本傳奕本增，言古者有道之士不尙武，以德服人，止戈爲武也。善戰者不怒，所謂戰勝於廟堂，不出尊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如晏子春秋雜上，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是也。善勝敵者不與，與猶敵也。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不戰而屈人之兵」。如史記司馬穰苴，斬莊賈及使者左駟左驂，然後行士卒次舍，問疾醫藥，身自拊循，悉取將軍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比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爭出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是也。是謂不爭之德，優於戰爭殺人而勝必有天殃者，判若天淵也。善用人者爲之下，墨子所染篇曰，「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如大舜無爲，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是也。又如成湯三聘伊尹，高宗形求傅說，齊桓任用管仲，皆能以身下賢，建史乘殊勳。是爲尙賢不自賢，故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國無不治。是謂用人之力。否則自賢不尙賢，國亡無日矣。配天之極，天下舊衍古字，從俞校刪。天無私覆，善利萬物而無敵，誰與爭德。善利天下不自用，人皆効力。今無爭又善下，與天合德，是謂配天之極。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擲無敵。

用兵有言四字，語氣不足，當作古之用兵者有言。據古之用兵者有言，吾不敢大爲不義之盜行，攻人之國。然有大盜來攻者，不能無備以應之。故不爲主而爲客。此墨子所以非攻而嚴守備也。是故不敢進犯人之寸土，免致退避而喪尺地。如夫差攻齊攻越，九夷之國莫不賓服，卒爲勾踐所戮，而吳國以亡。智伯攻中行氏范氏並爲一家，又圍趙子於晉陽，趙襄子乃謀於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併其地（詳見墨子非攻中趙策一哀公四年左傳）。天道好還，敢橫行乎。惟知「兵爲不祥之器」（三十三章），雖不可一日無備，寧可百年不用。是謂行慈悲無畏之行，是無上之真行，故曰行無行。攘謙沖無怒之臂，故曰攘無臂。執戒慎無害之兵，故曰執無兵。擲協和無怨之敵，故曰擲無敵。馬敘倫曰，行兵臂敵相間爲韻。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自來仁者無敵，能化敵怨爲至親。然人情喜怒無常，我不可以無備，無備是爲輕敵，敵將乘虛而來，喪吾慈寶，民命國命，均不可保，禍孰大焉。如徐偃王以行仁義，無武備而國亡，可畏也。哀者，悲愍義，慈也。三十一章云，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以兩兵相抗，殘殺相加，大千天和，殊堪哀憫。故以慈悲無量之真心感之，彼殘殺害仁之妄心自息，則哀者勝矣。六十七章云「慈以戰則勝」，允已。

七十章

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吾言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十九章）。此甚易知易行，可以全性葆真也。而天下侈於私營者，莫之能知。迷於物欲者，莫之能行。亦徒見其自苦耳。聖人立言，必有宗旨。以衆妙同出於一玄，故萬殊必歸於一本。墨子經上曰，同異而俱於之一也。說曰，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言人不一，而所見者一，若萬衆同事一君也。是此言有宗事一君之塙話，下有字涉上有字而誤，當作一，於義爲協。君卽樸素，天下莫能臣之至道。體本寂寥，而其妙用神密無窮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禍而懷玉（而字舊脫從傅奕本補）。唯衆人無真知，是以不知我之真，亦不知我與衆人同一真，非我獨真而衆人不真。奈何衆人皆自理其真。祇知小我之假我，不知大我之真我。幾無能自知我有所以爲我之真者矣。故曰知我者希，則我之所以爲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禍與衆人同。而懷玉與衆人本不異而大異。褐喻色身，玉喻真心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大道甚深玄妙，不可思議，不可言詮。故知道難盡知，雖深知而猶不敢云知者，尙已。

若未能深知，卽等於不知，而自以爲有所知者，則在身爲心病，在身外爲世病甚矣。病，患也。中疾甚也。莊子知北游篇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弗知乃知，知乃不知。孰知不知之知。是此塙語。孰知不知而知，爲世病之大邪。自非聖人，難免此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古人爲文不厭重複，太平御覽疾病部，引作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已就文爲乙刪矣。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狎，是以不厭。

二十章云，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言人不尙清靜無爲之道，則一切有爲造作可畏之禍亂必至也。人心各逞私營，不畏天威。私私害公，天理滅絕。刀兵水火，大威隨至矣。狎，褻也，不敬也。無狎其所居，於所居處，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厭，足也。無厭其所生，不甘厚味，而憫人之飢。恆服惡衣，而濟人之寒也。夫唯不狎其所居，心常敬畏。是以不厭其所生，務利羣生，而大威不至矣。不狎舊作不厭，從吳澄校改。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自知禍亂之果，動於一念之微因，可畏之至。故常祛妄，不自見其一念有。自愛真常之體，其實無相，「始本無生」(莊子至樂)，終「無死地」(五十章)。故常葆真，不自貴其「不益生」(莊子德充符)。是故能去彼大威，取此長生。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堅強，「堅強者死之徒」(七十六章)。勇於不敢則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同上)。世以勇於敢爲利，而利卽是害。世以勇於不敢爲害，而害卽是利。或敢或不敢，利害無定，不可固執也。天道虧盈而益謙(易謙)。非惟惡「樂殺人者」(三十三章)。亦惡敢於爲惡，不利於人者。抑非不利於人，而恆自害之惡行，亦甚多甚多，皆爲恢恢天網所不漏。孰知其故。蓋世間一切利害因果始於一念不覺生相，理至精微，聖人猶難盡知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綽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暴王桀紂，詬天賊人(墨子法儀)，天不與之爭，假手湯武以誅之，足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也。書咸有一德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仲虺之誥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曰天曰上帝，皆一真性之代名。降祥降殃，卽對作善作不善不言之善應，蓋因業感報也。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可證。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公孫丑上)，允已。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管子內業)。莊子知北游篇曰，「道無所不在」。外充肌膚，內周骨髓，無去無來。故曰不召而自來。綽然而善謀，言謀一切事理，無不條理井然也。天網無網，喻道

周密，牢籠萬有，假名曰網。其網恢恢，寬廣無邊，似乎疏而不密。然賞善罰惡，毫釐不差，無或失也。失，景龍本作漏。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兆民感於上之有爲，心無所宗而昏亂，譬不畏死，刑網雖密，何足以懼之。若以德化民，「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大禹謨），使民常樂生畏死，偶有奇異邪行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不格其非心邪。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傅奕本蘇轍本夫字均作而，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夫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管子正世）。民者，「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同上心術下）在上者不能正治民心，一一得所安而靜，致民躁而多邪僻之行，亦常有天監在上，爲司殺者殺，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在上者，背乎清靜無爲之天道，時任己意而司殺，是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拙工代大匠斲者，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人之人，災必及其身也。

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人君宮室車馬妻妾衣食之欲多，則收稅多。暴奪民衣食之財，則民飢。上以有爲率下，下以有爲報上，故詐僞多而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上侈於欲，民爭效之，罔知存性以全生故。夫人之所以輕忽其生而速死者，由其畏死之甚，竭盡心力以營生。不知求生之厚，適以「傷生損壽」(墨子經說下)。是爲輕死。「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莊子達生篇)孰知養形不足以存生，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德充符)，能外生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大宗師)。无能子曰，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疏(析惑)。故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凡堅強者死相，物壯則老也(三十章)。凡柔弱者生相，沖氣以爲和也(四十三章)。兵強則滅，利刃先挫也。木強則折，喬木先伐也。明守柔爲強也。舊滅作不勝折譌兵，今從俞校據列子黃帝篇正。淮南原道訓同。堅強處下，柔弱處上，明「柔弱勝剛強」(三十六章)。無異天尊地卑，貴賤位定也。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天之道無高無下，無不平等。無過不及，無不適中。譬之張弓，高者下之，下者高之，太過則減損之，不及則增補之。「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商書太甲上）蓋天道普濟，至中至正，唯張弓發無不中，約略似之。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天道「稱物平施」（易謙），損有餘而補不足，極無爲之玄妙也。人之爲道與天反，損不足以奉有餘。居上位者，厚作數於百姓以飾舟車，左右衆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妄（墨子辭魯）。或虧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笙簧之聲，刻鏤文章之色，櫛釜煎炙之味，高臺厚榭邃宇之居（同上非樂），不平甚矣，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者盡去矣。非有道者，孰能以有餘奉天下。齊晏平仲居相位，衣苴布鹿裘，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曰藏財而不用，凶也（晏子春秋諫下十九章）。墨子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有力以勞人」（俱見魯門篇）。有道肆相教誨（兼愛下）。是墨家皆以有餘奉天下，與道家同也。佛教耶教，皆首重布施。所以利人，而自淨其性德，爲天下後世法也。設不以有餘奉天下，安得爲有道之士耶。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

爲而不恃二句，已見二章。此言聖人布施無相，了知我人物空。故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不欲見賢於衆也。設欲見賢於衆，卽是心不清靜，所爲有漏。背乎道之眞常，爲世間造孽種也。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天下最柔弱者，莫過於水，而一切堅強者，莫能攻而勝之。河上公注云，「水能壞山襄陵，磨鐵銷銅。」故四十三章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孰有堅強勝於水者哉。倘以極堅強之力攻之，水能無我寬容之，而堅強之力化爲烏有矣。此以水喻大道，本極柔弱之至理，無以易之者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觀於水而彰著，天下莫不知之，惜無能攝解成行者，可慨也已。列子黃帝篇，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義同。

是以聖人云，愛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聖人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二十八章）。雌也，黑也，辱也，國人所謂垢也。此非眞垢，而顯揚榮寵，斯眞爲垢之淵，惟能守無名之樸，虛懷受

國人之所謂垢汙，而心無分別者，萬物將自資，可爲社稷主。又推而言之，孤寡不殺，國人之所謂不祥，賤稱也。此非真不祥，而以兵取強，以智治國，斯真不祥之實。惟能救無爲之化，忘己受國人之所謂不祥，而以身下民，無貴無賤，德總天地者，天下無不歸心，可爲天下王。正言契真，與世俗反。衆生無真知，顛倒性成，往往以聖人之正言，視若反言也。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怨，讎也，恨也。結怨積怨，不易和解。倘與人結小怨，已兩失其本性平等之真。宜速報之以德，和好如初爲得。至積小怨成大怨，則難於言和，縱和亦必有餘怨，未爲善也。假令彼此了解平等真心，本自清淨，無怨可積，怨由妄生，能祛其妄，怨自消滅無餘，而心和樂，保合太和，斯最善矣。聖人知怨尤之起，由執左券而責人求償者多，貴財皆身外物，儲蓄反增心垢，布施以濟貧苦，令彼樂善修福，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則怨無由生，彼且大歡喜矣，聖人亦心安矣。

有德同契，無德同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詩豳風鴟鴞，徹彼桑土，徹，剝取也。有德者同契而已，樹德務本，心地所栽培者厚也。無德者執左券而責人之息，息愈多而責之愈力，致人之積怨徹骨而不可解，是取息未

可必，而取怨必矣。無德取怨，背乎天道，故商書咸有一德曰，惟天降災祥在德，言災祥視德之得失厚薄而現也。周書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多福。皆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明證。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下民字，從傳奕本補）。

說文繫傳人部伯下，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用器，謂兵革之屬。蓋國小民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每什伯共有兵器者，防盜賊耳。非所以爭勝也。爭勝則亡無日矣。故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使民樂天存性，知足無求。重視無常之迅速，不甘遠徙之塵勞。真實受用，隨身自在。向外奔馳，反失家寶。故舟輿可棄，甲兵可銷，柴門靜掩，歲月寬閒。采真之遊（莊子天運），空空如也（論語子罕）。書契無用，奚事結繩。莊子胠篋篇云，神農時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至治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園蔬愈珍饈，布衣勝文繡。茅廬臥白雲，比戶話明月。隔河異封域，雞犬聲相聞。對門

傾耳聽，「寂破天籟清。大道普民所（管子內業），俯仰戶牖盈。（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行年九十餘，足未出里門。「宇宙在乎手」（陰符經），無勞枉己尋。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真實至言，衆人逆耳。衆人樂聞者，阿諛之聲。書太甲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當矯其情之僞也。善者玄鑒瑩徹而常寂然，心辯而不繁說，故曰善者不辯。辯者強聒不舍，務以爭勝，言善而不篤行，故曰辯者不善。知者不博，以道不可言，言則有漏。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寓言篇曰，不言則齊。知不可以博顯也。博者不知，如金剛經云，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誑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又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可會通也。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聖人無己，故無私積。以天下之財，共之天下。積財於天下，天下之所積，卽聖人之所積。聖人福德之厚，以推己所有以與人者愈多，而生物不測，足以與人而不竭於己者愈多。更以真空之慧知大千世界，無盡法財，祕藏自心，應用無窮。且應用以利人，則世道益隆，己德益豐。故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故有積則迷於無常之幻

有，雖富有天下無足時，與道隔矣。無積則異常妙理，顯露於自心而日彰，愈以利人而愈彰。知聖人之不私積，以天下人無非己也。所以祛妄全真，爲天下人積福積慧者大也。莊子「以有積爲不足，無藏故有餘。」（天下）夫唯無藏，故能與宇宙之無盡藏，資萬有各足而不匱者爲一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之道大公無私，大中至正，故有利而無害。墨子天志中篇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強聽治，下強從事，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皆所謂利而不害也。故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法儀）。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離婁上）。天道至顯著也。聖人之心，清淨妙明，合天爲一。天道無爲而無不爲，與人無爭。聖人亦然。天道假聖人而有爲，聖人本天道而普利，一而二，二而一也。天下本無違天之道，本無不聖之人，而世人迷惑，往往背乎天道，害人亦不利於己者衆，藐視聖人，爭爲一時之雄，以逞其貪瞋癡毒，肆害天下者多。此異常性道不明之過，聖人之大憂也。故老子於終篇，示聖人與天道同一清靜無爲，爲而不有，普利萬世，與世無爭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渝初版（西報紙本）

（※24181）

老子通釋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必印翻
有究必印翻

著者 張純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繪教圖書第一批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7 6949B



(※ 24131 諭白)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